尚書集注述疏

附錄

僞古文

東晉古文尙書。僞古文也。唐孔氏穎達從而立之。則售其僞矣。迨於宋。而朱子疑焉。謂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今文則難讀。此可疑也。且謂其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也。而猶執朱子未定之言。而不察其所疑乎。朱子之疑。蓋啓之於吳氏棫之裨傳也。元吳氏澄叙二十五篇。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而平弱。不類秦漢前之文。此繇朱子之疑而有察也。自是以來。儒者頗辨焉。若明梅氏鷟歸氏有光。非其斷斷者邪。國朝諸儒。辨僞古文者。

若惠氏棟。江氏聲。王氏鳴盛。段氏玉裁。孫氏星衍。姚氏鼐。皆其著也。而閻氏若璩爲之先。蓋東晉古文。於是乎等漢張霸百兩篇之僞矣。雖然。僞古文。其亦有說也。史稱宇文周主覲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對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於木下。誨之。亦稱此言也。太宗對羣臣言。自矜位兼將相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言曰。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帝謝之。然則僞古文。其可爲王者師也。是不可不辯也。韓非子云。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

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故先王有鄙書。而後世多蕪說。繁
是言之。僞古文之說。其不失先王之意也。希矣。彼烏能以
所襲之義。而衆所竄之非義哉。蓋僞者或襲尙書逸文。而
竄之。其佗百家。亦雜采焉。故辯之者。如不言僞者所襲之
義也。是其義有然也。則人將以爲皆古文經矣。又烏知其
皆襲之乎。然惟言僞者所襲之義。而不言僞者所竄之非
義也。是未明僞者之亂經而賊道也。則人將以爲後人用
古文。而非僞者襲而竄之矣。又烏知僞者所爲。以一時餂
利。得罪於三代上之古聖賢人。而當爲萬世誅絕者乎。今
參諸儒之說以明之。諸儒之說。所稱載籍既同。則不爲識
別而識別其自爲辯之說。其說之偏者。慢者。不存焉。嗚呼。

萬世公義。天下難誣。宜明僞者之亂經而賊道也。其辯僞詳尙書大名箎者。此不具矣。僞孔安國傳。則或隨乎此而辯焉。

虞書

舜典

漢孔氏得逸古文十六篇。有舜典焉。蓋亡於東晉前矣。何僞古文者。分堯典愼徽五典已下。而爲舜典乎。舜典首二十八字。則僞而又僞者也。陸氏釋文云。江左元帝時。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已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

得。上之。又釋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方興所上。孔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故云。梁武時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昬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蓋釋文不以舜典首爲然也。孔氏書疏云。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五典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

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蓋釋文言姚方興造之者。書疏則隱而不言也。釋文云。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是二十八字。不登經文矣。今登之者。書疏從劉炫爲之也。劉氏知幾史通云。姚方興造舜典孔傳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此王氏所以疑濬哲已下十六字。劉炫之僞也。蓋以古文孝經僞閨門章。當時亦以爲劉炫爲之也。然梅本何以不於舜典首蚤加其僞哉。此僞者之巧也。蓋梅本以堯典止於帝曰欽哉。明其下則爲舜典矣。而又故爲舜典之亡。若古本之殘者。以自掩焉。王氏謂因其太完。恐致人疑。是也。孟子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孟子所稱堯典者也。今僞者竄之爲舜典乎。漢書王莽傳。稱堯典十有二州。後漢書光武時張純稱堯典二月東巡守。章帝時陳寵稱堯典眚災肆赦。晉書武帝時張髦稱堯典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皆不以爲舜典也。論衡稱堯典舜巡守者亦同。以此知僞者始分之也。胡爲乎書疏而從其僞也。然賈公彥於儀禮注。引扑作敎刑。徐彥於公羊傳注。引二月東巡守。皆疏稱堯典文。蓋以馬鄭王古文本堯典與伏生今文本同。堯典皆終於舜之陟方乃死也。漢書百官表序所引者。自命羲和至龍作納言。顏師古云。皆堯典文。蓋顏雖卒從僞也。而其始猶未沒焉。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

入索九邱。今皆亡。惟堯典存。繇是言之。將季漢時。逸古文舜典遂亡乎。若漢建武之際亡武成也。吳志程秉傳云。秉逮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劉熙攷論大義。遂博通五經。然則熙當季漢時矣。苟二典如姚本。則熙何以不言舜典存哉。毛氏奇齡旣申僞古文矣。且謂舜典首二十八字出之於王肅本也。蓋彊讀釋文而連之爾。然釋文曰。聊出之。曰。於王注無施也。豈連讀者邪。雖連讀之。其所謂無施也者何邪。孔叢子稱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雖有舜典。今果如所論。非也。蓋孔叢子亦僞也。朱子嘗辯焉。惠氏謂其以僞扶僞。信哉。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

乃命以位。

大戴禮帝繫云。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史記云。虞舜者名曰重華。蓋重華者帝號之名也。猶史記稱帝堯者放勳也。堯典云。曰若稽古。遂云。帝堯曰放勳。宜孟子以放勳爲堯號也。史記云。夏禹名曰文命。則文命亦禹號也。僞大禹謨云。曰若稽古大禹。遂云。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蓋僞者襲堯典而異其讀也。遂失其義焉。今僞舜典首者。則與僞大禹謨同矣。安見重華爲舜號乎。楚辭奚目舜以重華也。釋文云。重直龍反。御覽引尚書中候考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蓋書緯文也。此其所襲也。宋書禮志言高堂隆議改朔云。書曰。粤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

皇攝政改朔。然文選注不於此稱中候文邪。蓋隆以書緯爲書逸文也。詳僞逸文。今不襲其稱帝舜曰重華者。何也。蓋愼微五典已下。以將言舜之爲帝也。而先言舜之爲臣。如遽稱帝號於前。能無追敘之多乎。則苦無所襲矣。況非僞大禹謨文命非號之例邪。如含重華而不言。則又苦無所襲矣。此僞者之窮也。文選魯靈光殿賦云。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毛氏据之。謂舜典首二十八字。漢末有引之者。非也。何不思僞者襲而竄之乎。魏志言曹操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今僞古文猶斯詐也。詩長發云。濬哲維商。易乾文言云。天下文明。詩那云。溫恭朝夕。常武云。王猶允塞。淮南子

云。舜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說文云。元幽遠也。皆其所襲也。老子云。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又云。元德深矣遠矣。莊子云。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元德。蓋莊述老者也。淮南子以道家述老而妄稱舜焉。王氏云。僞者以道家言入舜典。此其所以爲僞也。

大禹謨

釋詁云。謨謀也。今以臯陶謨攷之。則臣言於君而共謀之也。故以臣立篇名。稱之曰大禹謨。猶臯陶謨也。臯陶謨有舜禹之言。皆發明臯陶之謀也。今之大禹謨。則僞也。故僞者記舜之讓禹焉。是君言於臣也。其讓無待禹謀也。非禹謨也。且僞者記舜之命征苗焉。亦君言於臣也。其命無及

禹謨也。非禹謨也。其禹誓于師。則禹誓也。非禹謨也。其益贊于禹。則益謀而禹從之也。非禹謨也。夫堯之讓舜及竄苗者。皆自堯典書之矣。記舜事者不當在舜典乎。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堯典云。曰若稽古。蓋絕句焉。周書武穆篇有其文。其讀同也。大戴禮帝繫云。鯀產文命。是爲禹。史記云。夏禹名曰文命。蓋文命者。王號之名也。猶堯典稱帝堯曰放勳也。今僞者襲而竄之。何其讀其義之異乎。是文命非號也。禹貢云。聲教訖于四海。又云。祗台德先。大誥云。敷前人受命。皆其所襲也。或曰。今讀之云。大禹曰文命。豈不可邪。然則敷于四海者。謂何也。禹貢云。禹敷土。毛氏謂卽敷四海也。非也。

僞者不固言敷于四海乎。夫言禹所敷者土。可也。言禹所敷者四海。則窒矣。其不以文命爲王號也。爲下文地也。蓋以大禹謨者禹爲臣而謀於舜也。故不得稱王號於前也。如舍文命而不言。則又苦無所襲矣。此僞者之窮也。臯陶謨云。曰若稽古。遂云。臯陶曰。允迪厥德。蓋稱臯陶曰者。敘臣言於君之體也。此所以爲臯陶謨也。今大禹謨何先不稱禹曰乎。僞者妄以臣謨而襲帝典也。於其下文云。曰。后克艱厥后。是不稱禹曰也。非敘臣言於君之體也。後人不察。反以此例臯陶謨。非也。曰若稽古臯陶。以臯陶上屬焉。是亦不稱臯陶曰也。豈其體哉。此僞者之亂經也。蘇氏云。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然有

不可者。以類求之。則皋陶爲名允迪乎。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蓋不知以皋陶曰絕句也。臣謨非帝典之類也。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而通古文者也。然猶曰。史記多疏。若孟子則非疏也。私淑於孔子者也。猶不知類邪。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釋詁云。艱難也。論語云。爲君難。爲臣不易。立政云。茲乃俾乂。康誥云。丕則敏德。此其所襲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堯典云。帝曰。俞。無逸云。允若時。盤庚云。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易乾彖傳云。萬國咸寧。鴻範云。無虐煢獨。孟子云。天

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易繫辭傳云。因窮而通。此其所襲也。君奭云。予不允惟若茲誥。皋陶謨云。惟帝時舉。今襲而竄之爾。荀子云。堯舜南面而聽天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管子云。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詩隰桑序云。君子在野。莊子云。堯不傲無告。不廢窮民。皆其所襲也。孟子言舜云。舍己從人。今竄之爲舜言而稱堯爾。此閻氏所以辯其僞也。

釋文云。舍音捨。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孟子言禹薦益矣。蓋益者。禹之所親也。故僞大禹謨。則稱益言爾。都者。襲皋陶謨爲之也。呂氏春秋引夏書云。天子

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王甚神聖。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其所襲也。易說卦云。乾爲天。後漢書黃瓊傳云。皇乾眷命。詩皇矣云。乃眷西顧。又云。奄有四方。鴻範云。以爲天下王。皆其所襲也。

尙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釋言云。惠順也。釋詁云。迪道也。太平御覽引尸子稱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景如響。此舜言也。今竄之爲禹言爾。淮南子高誘注云。景古影字。蓋誘當漢末。有影字焉。非於晉葛洪字苑始也。今僞大禹謨作影。顏氏家訓所引同。亦非唐衞包改之矣。何虞夏書而用後人字乎。此王氏所

以辯其僞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堯典云。吁。咈哉。又云。欽哉。詩抑云。用戒不虞。盤庚云。正法度。無逸云。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云。無皇曰。今日耽樂。易繫辭傳云。一致而百慮。皐陶謨云。百工熙哉。此其所襲也。戰國策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今僞者襲而竄之。倒其辭而綴其下焉。苟去邪者有所疑而謀去不成也。不將曰疑謀勿成乎。且鴻範言有大疑而謀及者。若論語所謂好謀而成也。今曰疑謀。是疑而謀者。尚疑其所

謀也。疑之云者。謂不成也。旣謂之成。豈疑謀乎。詩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又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言疑謀不成也。若三國志言袁紹劉表皆好謀無決也。安在戒其勿成乎。此僞者之窒也。僞傳云。疑則勿行。夫行者。非成之訓也。行。則豈必成邪。釋言云。干。求也。康誥云。造民大譽。禮哀公問云。百姓歸之名。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僖二十年左傳云。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襄十年左傳云。專欲難成。詩殷武云。莫敢不來王。皆其所襲也。禮哀公問云。荒怠敖慢。後漢書崔駰傳云。無殆無荒。今僞者竄殆爲怠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

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臯陶謨云。夔曰。於。又云。帝其念哉。文十三年左傳云。命在養民。禹貢云。六府孔修。易乾文言云。利者義之和也。此其所襲也。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今禹何以言德惟善政邪。豈孟子之言而違經邪。正德非善教邪。夫善政養民也。鴻範言五行。而八政一曰食。其義也。善教亦養民也。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其義也。使禹言養民者。果曰德惟善政。則孟子必不以善政善教分言之也。孟子善於經者也。自戒之用休而下。襲文七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左傳引

此文而釋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釋書之辭也。今竄之爲禹言爾。釋詁云。俾使也。夏書作勿使。今作俾勿。亦竄之也。楚辭云。啓九辯與九歌兮。王逸注云。九辯。九歌。禹樂也。引左傳言九歌者而說之。皆其所襲也。然九辯九歌。楚辭自啓言之矣。王注自禹言之。是違乎楚辭矣。蓋九歌者。啓樂也。啓者禹之子也。啓卽位而後有啓樂也。何禹告舜者而告以其子之樂乎。大傳云。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注云。四章皆歌禹之功。惠氏据之。謂彼獨無九歌也。則九歌乃啓樂矣。故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亦自啓言之也。或曰。棘

急也。猶詩采薇鄭箋義也。商者舜之子均封於商也。此夏啟所急賓者焉。楚辭言啟樂而及賓。商猶虞書言舜樂而及虞賓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夏書曰。地平天成。文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平天成。史記云。厥美帝功。萬世載之。此其所襲也。皋陶謨云。時乃功惟敘。言敘三苗也。史記誤爲舜稱禹功之辭。今僞者襲之。蓋以起下文舜之讓禹焉。夫舜以九功爲禹功。而禹於此無辭讓之言。可乎。且皋陶謨所言。皆所謀也。大禹謨當亦然。今舜稱禹功。非所謀也。何以爲大禹謨邪。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僞爲舜讓位之言也。格汝禹者。襲堯典言格汝舜也。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今於堯典言舜在位五十載者。去十有七年。則爲三十有三載矣。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耄與旄通。射義云。旄期稱道不亂。釋詁云。師。眾也。此其所襲也。說文云。眊。目少精也。虞書耄字从此。蓋說文。據孔氏古文也。今耄不作眊者。則僞也。竹書紀年云。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蓋竹書紀年亦僞也。此僞與僞同也。僞傳云。稱總我眾。欲使攝。蓋僞傳探下文終陟元后而言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堯典云。舜讓于德。明其德無能受堯之讓也。故僞禹讓者襲焉。詩南山有臺云。民之父母。詩小弁云。靡依匪母。君奭云。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此其所襲也。莊八年左傳云。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閻氏云。德乃降者。釋書之辭。是也。宣十二年左傳云。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昭十年左傳云。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其例也。左傳襄三十一年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其例皆然。中庸云。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也。今僞者曰。德乃降。何其以釋書之辭而爲書辭乎。蓋降古音洪。今詩可攷焉。顧氏炎武詳之矣。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古音亦同。故僞者竄之也。自念茲在茲而下。襄二十一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揚雄灋言云。夫欲售僞者必假眞。故僞古文必假於逸文焉。今僞者襲而竄之。茲者茲皋陶也。則非夏書之本義矣。史記夏本紀云。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緜是言之。禹薦皋陶。蓋在禹既立之後也。不在舜讓禹之初也。或曰。堯典言舜以百揆命禹。禹讓于稷契暨皋陶。今稷契既卒。則禹讓不及焉。非也。昭九年左傳云。我

自夏以后稷。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史記云。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閻氏据之。謂稷契逮夏。其時非既卒也。是矣。然猶曰。契稷雖在。禹讓帝位。則獨讓皋陶爾。且下文言枚卜功臣。則稷契不亦該乎。是未足以明其僞也。若夫帝位與臣位不同。百揆者。臣位也。禹得而讓之。舜之帝位。惟舜可言讓之。禹不得以舜之帝位讓皋陶也。故堯典言堯讓四岳帝位。岳不受。岳雖知有舜。不以讓也。其舉舜者。以帝命而舉之也。非自岳讓之也。其後言堯讓舜帝位。舜讓于德。曷嘗言舜讓于何人哉。今言禹者。乃言舜以帝位讓禹。禹以舜之帝位讓皋陶。是以帝位等臣位

也。則僞也。僞者下文言帝闓禹言。遂稱臯陶之功。若不得已而稱焉。而帝於禹以帝位讓臯陶。若弗聞也者。曾不一言之。非聖人之情也。其時臯陶將何以自安邪。蓋君讓位于其臣。其臣不受。其義無自讓于何人。如不受而自讓于何人。而其君不從。豈不令其君之辭窮哉。其君既辭窮。豈不令其人當君前而立嫌疑之地哉。以此知禹必無令其然也。四岳舉舜。有帝命焉。其時舜方在下。不當君前也。如舜當君前。則岳必有如易所謂君子之愼密者矣。智者之義。雖聖人不當如是乎。堯典稱帝曰。我其試哉。試之云者。明不遽以帝位與之也。孟子所謂堯薦舜於天也。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況人臣能以天下與人乎。如禹不受

讓而自讓臯陶。是人臣以天下與人也。於義則不能也。昧義不足以爲禹也。而猶謂僞者之不誣乎。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堯典云。帝曰。臯陶。汝作士。五刑有服。又云。惟明克允。呂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此其所襲也。蓋命臯陶者次於命契敬敷五教之後也。故襲之而稱弼教焉。孟子云。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說文云。干犯也。文四年左傳云。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呂刑云。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堯典云。惟時懋哉。皆其所襲也。通典引商鞅書云。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亦其所襲也。猶與猷通。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無逸言皇自敬德云。厥愆曰朕之愆。秦誓云。則罔所愆。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又云。寬則得衆。孟子云。罪人不孥。又云。仕者世祿。此其所襲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皆其所襲也。論衡云。推行謬誤。人之所歉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荀子云。魯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焉。亦其所

襲也。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罪疑也。今僞者因罪而及功爾。堯典云。明試以功。明者言其無疑也。然則贊堯者非以功疑言之矣。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荀子云。舜曰。惟予從欲而治。詩序云。形四方之風。又云。風以動之。此其所襲也。釋詁云。休美也。僞者襲之。以書辭多用焉。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厤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來禹者。襲臯陶謨爲之也。孟子云。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

洪水也。洚古音洪。故以音爲訓焉。今竄作降。古音亦同。僞傳云。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則失洪水之義矣。儆與警通。襄五年左傳云。夏書曰。成允成功。此其所襲也。史記云。禹爲人。敏給克勤。今又言克儉者。襲論語稱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也。釋詁云。假大也。襄二十九年左傳言季札觀樂云。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易繫辭傳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荀子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老子云。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所襲也。釋詁云。茂。勉也。嘉美也。丕大也。績功也。懋與茂通。僖十二年左傳云。王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堯典言命舜云。汝陟帝位。今

襲而竄之爾。余與予通。厤數詳下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論語云。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荀子解蔽篇云。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又云。君子一於道。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皆其所襲也。僞者以爲人心危而道心微。故道精於一。惟精者在惟一焉。允執者。一也。中者道也。允執其中。則其心一於道而能精矣。僞傳云。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蓋僞傳

言精一者。猶未詳也。若夫朱子說以中庸。非僞經、之本意也。朱子中庸章句序。引此文而說之云。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云。其曰

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蓋朱子引此文而說之。世所稱十六字之心傳者。謂此文也。然僞者以爲道精於一、係乎荀子云然。初非若朱子之說精而後一也。然荀子引道經言舜者。蓋舜之治治於其幾而無所蔽。朱子言危微者。非知幾之義乎。於道經則得之矣。今係道經以言中庸。可也。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和亦中也。和者中之用也。發而中節者道心也。自未發而發焉。其閒不亦微哉。發而不中節者人心也。危莫危於斯矣。故曰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危微之幾者獨也。知幾者愼獨也。明君子者明善誠身之君子也。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故朱子之說。其於文也。則誤之乎僞經。其於義也。則通之乎道經。言中庸者宜辯焉。荀子云。空室之中。有人焉。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蝱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至人也。何彊何危。此荀子之申言道經也。惠氏云。荀子言危微者。危猶中庸之愼獨也。微猶中庸之至誠也。此以爲與朱子之說異也。奚不思其爲義之相因而無異者乎。蓋危者危之。故不危焉。易繫辭傳云。危者使平。此所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也。微者微之。故不微焉。中庸

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所謂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然或以是而謂古文之非僞也。則荀子何以不稱大禹謨亦不稱書而必稱道經哉。王氏云。荀子引今古文尚書者。凡十有六。蓋稱書曰而引之。或冠以篇名。惟引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不稱書而稱傳。然孟子言於傳有之。傳亦書也。若言誅一夫紂者。其例也。今荀子獨於此稱道經。則知非尚書也。楊倞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倞唐元和間人。晚晉書已盛行。故彊作斡旋如此。是也。夫荀子言危微精一者也。荀子所引道經者。則言危微。未言精一矣。如道經果爲虞書也。是豈未言精一者乎。荀子當盡引之而徵其言矣。何以引其言

危微者而遺其言精一者哉。以此知僞者合道經荀子。竄之爲虞書也。大戴禮踐阼篇云。武王問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尙父曰。在丹書。又云。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蓋道書之言者。言書之言也。師尙父道之也。今不可以道經爲言經者。以其文無所屬也。則孰道之乎。道經者。蓋古籍也。猶道在丹書之類也。周官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安知其無道經邪。荀子於上文云。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此荀子所以引道經而徵其言也。荀子時。古籍存焉。其解蔽篇引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又引詩曰。墨以爲明。

狐貍而蒼。皆非今所傳之詩也。其古籍乎。則道經可明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荀子云。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問之謀。君子慎之。襄四年左傳云。咨親爲詢。咨猶問也。周語云。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此其所襲也。皋陶謨云。慎乃在位。論語云。修己以敬。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墨子云。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皆其所襲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

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哀十七年左傳言楚云。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杜注云。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蓋杜以銜枚不言者推之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不亦誣乎。夫禹以諸功臣皆可讓帝位也者。則其先何爲而獨讓臯陶乎。既獨讓臯陶。則臯陶在諸功臣之上。與所謂義鈞從卜者異矣。雖禹讓而帝未俞之。禹何不再言臯陶。而乃言枚卜功臣乎。諸功臣可卜而讓之。則其先獨讓臯陶。非禹之誠也。聖人而有不誠者乎。襄三十一年左傳云。義鈞則卜。此立君而從卜者也。僞傳云。枚。謂歷卜之。蓋傳以枚數乎物者推之也。然左傳言枚卜子良者。一人而已。奚歷卜之邪。哀十八年左傳云。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唯與惟通。釋言云。昆後也。明有先也。故竄能爲先焉。易繫辭傳云。人謀鬼謀。鴻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皆其所襲也。哀十年左傳云。卜不襲吉。襲古通習。禮表記云。卜筮不相襲。注云。襲因也。故僞傳釋習者亦同。然舜以天下之重。既知禹而讓之。此所謂不疑何卜也。堯典言讓舜者有言堯卜乎。將以爲舜不卜而如卜也。故曰。鬼神其依。其者意言之辭。則不卜而如卜也。豈所謂卜不襲吉乎。此僞者之妄也。不疑何卜者。桓十一年左傳義也。堯典云。禹拜稽首。儀禮云。敢固辭。論語云。子曰。毋

堯典云。往哉汝諧。亦其所襲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堯典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今襲而竄之爾。禮祭灋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今僞者以堯爲神宗也。僞傳云。神宗文祖之宗廟。則非僞經之本意矣。竹書紀年云。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蓋僞與僞同也。書疏云。總率百官。若舜受禪之初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墨子兼愛篇引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爾羣。以征有苗。此禹既卽位者也。今詳逸文。蓋堯典言舜在堯時而竄三苗矣。及舜卽位。臯陶謨猶謂苗頑也。故堯典則稱舜分北苗。今禹卽位。誓而征之。此苗頑既服。至禹時而又蠢然動也。後世所以恆有苗防也。今乃以禹誓竄之於舜時乎。禹誓稱小子者。禹自爲辭。不稱帝命也。明禹既卽

位故也。苟爲舜時之誓。則墨子所引者。何以不曰奉辭邪。
戰國策云。禹攻三苗。又云。三苗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此
禹誓之繇也。隱八年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荀子說同。
然則舜時無禹誓矣。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
遂云。舜伐有苗。此言舜在堯時也。故荀子成相篇云。堯有
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蓋舜在
堯時。伐苗而干戈不用也。故竄苗焉爾。服古音逼。韓非子
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
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淮南子謂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者。此也。以禹從舜之
修教也。堯典言舜三考黜陟者。而曰。分北三苗。以其修教

三年也。今僞者不言禹將伐之而舜不可。乃言舜命禹徂
征乎。且言征之不服而始修教乎。以修教三年者言七旬
乎。僖十九年左傳云。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
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此其所襲也。呂刑云。苗民
弗用靈。又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遂云。罔有馨香德。故云。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此僞者所以言其昏迷者也。墨子非
攻篇云。昔禹征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蓋墨子於此皆語
神焉。其於禹也。則言高陽乃命禹親抱天之瑞令。以征有
苗。蓋高陽者神也。或曰。舜之神也。舜爲高陽六世孫。故云
然。今僞者襲而竄之。遂於征苗時言感神爾。釋詁云。徂往
也。肆故也。僞者襲之。以書辭多用焉。詩隰桑序云。小人在

位。君子在野。鄭語云。奉辭伐罪。書咸乂序云。伊陟贊于巫咸。釋詁云。屆至也。詩閟宮云。致天之屆。易彖傳云。天道虧盈而益謙。漢諱盈曰滿焉。大傳云。舜耕于歷山。召誥云。其丕能諴于小民。孝經云。通於神明。皋陶謨云。禹拜昌言。曰。俞。襄十年左傳云。是實班師。莊八年穀梁傳云。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其所襲也。萬章問孟子云。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孟子引長息云。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史記廉頗傳云。負荆謝罪。亦其所襲也。後漢書云。光武兄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深引過而已。夫過可引也。慝可引乎。詩柏舟云。之死矢靡慝。蓋誓於其母也。毛傳云。慝邪也。孟子云。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此史氏之

辭也。今僞古之爲益贊于禹之辭。豈不悖哉。夫益欲禹感苗民。乃以舜感瞽瞍爲辭。而曰至諴感神。矧茲有苗。是益爲舜臣。而斥天子之父。以爲有苗之不若也。顧氏棟高謂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此在後世。則爲大逆不道。是也。而禹猶以昌言拜乎。孔子之對陳司敗也。爲魯昭公諱焉。其義安在也。堯典云。岳曰。瞽子。以舜方在下也。今以天子之父而稱之曰瞽。亦豈禮也邪。釋文云。瞽子禮反。屆音戒。號亡高反。昬音武巾反。懸他側反。昬賢遍反。暮求龜反。春側皆反。

夏書

五子之歌

楚語云。啓有五觀。謂啓之五子也。墨子作武觀。武者五之

聲近也。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此墨子引五子之歌也。今詳逸文。蓋其歌之辭古矣。今五子之歌無墨子所引者。其歌之辭非古也。則僞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古文當作大。釋詁云。尸主也。僞傳云。主以尊位爲逸豫。則失其讀矣。僞經之讀曰。太康尸位。曰。以逸豫滅厥德。其本意也。史記云。夏后帝啓崩。子帝大康立。書序云。大康失

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蓋作歌以刺五子也。
非五子作歌也。史記與書序同。周書嘗麥篇云。其在啓之
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此以
其假手於國政而無正也。故忘伯禹之命者五子也。今僞
者乃言五子述大禹之戒乎。然則所謂御其母以從者。其
僞可知也。王符潛夫論云。夏后啓子。大康。仲康。更立。兄弟
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此据楚語
稱啓有五觀也。五讀若武。故墨子引武觀者。卽五觀也。武
觀。歌體也。卽五子之歌也。其歌刺五子之淫樂也。漢書古
今人表。以五子列九等之下中。蓋等於下愚矣。何僞者適
相反邪。襄四年左傳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遂說之云。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蓋言羿之好田者若此。其下言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蓋不忍羿之好田者又若此。今僞者竄之爲大康之事爾。然則所謂十旬弗反者。其僞可知也。畋與田通。竹書紀年云帝大康元年。畋于洛表。蓋僞與僞同也。晏子春秋云文王不敢盤游于田。蓋異乎無逸作盤于遊田也。今僞者襲晏子焉。游與遊通。貳攜貳也。襲閔元年左傳義也。徯待也。襲釋詁義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者。蓋儀禮爲之也。周語云。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韋注云。上陵也。今僞者乃以不可上而爲不可下乎。以周語攷之。其上文云。夫人性陵上者也。又云。民惡其上。其下文云。郤至在七人下。而欲上之。其有七怨。則所引書者必當作上也。不當作下也。僞者惟圖用韻爾。此王氏所以辯其僞也。且尤不可不辯者。書之本文。謂民不可上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下也。易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卽可近之義也。今僞者竄之。謂民不可下。反而言之。是民可上也。則悖矣。不其害哉。成十六年左傳云。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引之。其上文則云。一人三失。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淮南子云。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

根深則本固。基長則土寧。中庸云。夫婦之愚。召誥云。曷其奈何弗敬。皆其所襲也。劉向新序云。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周宣王石鼓詩云。趍趍六馬。大戴禮云。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衡。周書王會篇云。天子車立馬乘六。荀子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亦其所襲也。馭與御通。王氏云。下。予。圖。馬之韻。以四聲通爲一音。下。讀若戶。馬。讀若姥。古音也。然用韻太稀。十五句中。僅有五韻。末二句。且無韻焉。則非矣。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越語云。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宣二年左傳云。晉靈公不君。

厚斂以彫牆。戰國策言後世亡國有以酒。以味。以色。以高臺陂池者。遂云。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此其所襲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襲哀六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左傳疏云。賈。服。孫。杜。皆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大康時。肅注尙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蘇疏言之。則賈逵。服虔。孫毓。杜預也。賈固傳古文者。而不以此爲大康時也。則此古文之僞可知矣。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蓋天常者。道也。今僞者約其文。故夏書作其行。僞者作厥道。蓋竄之也。釋言云。厥。其也。詩小弁鄭箋云。行。道也。夏書云。乃滅而亡。非其文之曲者乎。僞者竄之。其

文不如也。皇甫謐帝王世紀言都冀州者。引此僞古文焉。晉書云。謐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尙書。蓋有繇也。梁柳則遞傳乎梅賾者也。詳尙書大名疏。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其爲文襲詩僻也。周語云。夏書有之曰。關石龢鈞。王府則有。龢古通和。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周官有六典八則。多士云。有冊有典。詩文王有聲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又云。閔周室之顚覆。蓋猶小雅言周宗既滅也。史記云。衞絕祀。皆其所襲也。有與祀韻者。有讀若以。古音也。今詩可攷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嗚呼曷歸。予懷之悲。其爲文襲詩辭也。釋詁云。疇誰也。詩巧言云。顏之厚矣。晉語云。忸怩顏。墨子云。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慎厥德。天命焉葆。哀十六年左傳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此其所襲也。孟子云。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釋詁云。鬱陶繇。喜也。郭注引孟子而言之。又郭云。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邢疏云。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今僞者反喜爲悲。古無是訓也。宋玉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亦其所襲也。

允征

堯典疏引鄭禹貢注云。允征曰。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蓋逸古文也。今允征無此文者。則僞也。魯語云。忠信爲周。周王者。忠信之王也。今詳逸文。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侯承王命徂征。

仲古通中。史記云。帝大康崩。弟中康立。又云。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蓋從書序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允臣名。則允非國名也。今僞者乃以爲允侯乎。允而爲臣名也。故史記言允往征之。允而爲國名也。則所謂往者。國能自往乎。史遷通古文者也。其言豈妄邪。顧命云。允之舞衣。又云。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夫允也。兌也。

和也。垂也。皆臣名也。當一例也。竹書紀年云。仲康命允侯率師征羲和。盡僞與僞同也。僞傳云。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爲天子。蓋傳以僞五子之歌言羿距太康也。又益之以僞焉。襄四年左傳言后羿云。因夏民以代夏政。又引虞箴云。在帝夷羿。是言其篡代也。不言其有所廢立也。且僞允征亦無言羿者。何有於羿之廢立邪。蘇氏以爲羲和貳於羿焉。蔡氏以爲羲和黨於羿焉。皆僞傳誤之也。金氏履祥辯僞傳者。知羿之稱帝非有所廢立矣。而又言羿距太康也。則誤於僞五子之歌爾。僞允征之文。不曰惟仲康肇位。亦不曰四海之內。而曰惟仲康肇位四海。不曰命允侯掌六師。而曰允侯命掌六師。則僞者之不辭也。襄五年公羊

傳云。吳何以稱人。吳鄙人云。則不辭。蓋不成辭也。今僞者之不辭。其數有焉。釋詁云。肇。始也。越語云。宮中之樂。無至酒荒。此其所襲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襄二十一年左傳言祁奚救叔向云。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今僞者襲而竄之爾。謨與謩通。夫書多異文。而此經作勳。必本文也。其作訓者。則僞也。蓋祁奚並引詩書。縱以訓爲勳。豈以書爲詩乎。惠訓以釋詩也。如今允征則嘗以釋書矣。僞者竄之。求與羿狀羲和者合也。此梅氏鷟

所以辯其僞也。漢書董仲舒傳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戒之義本乎春秋者也。故僞者襲焉。釋詁云。憲灋也。詩皇矣云。修之平之。言修治也。孟子云。相與輔相之。詩江漢云。明明天子。皆其所襲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自以諫以上。襲襄十四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周官小宰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皆其所襲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昬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詩抑云。顛覆厥德。荒湛于酒。荀子君道篇云。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釋詁云。俶始也。鴻範云。五紀。三曰日。四曰星辰。釋詁云。尸。主也。此其所襲也。或曰。尸者如祭之尸也。言居其位而不爲其事也。今攷詩板云。善人載尸。然則以尸言不善人。可乎。僞傳謂主其官。此僞經之本意也。春秋。昭公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此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古謂之正月。以其爲六陽之正。無陰慝也。詩正月云。正月繁霜。其例也。而魯平子昧於斯矣。以爲正月者謂

歲首也。故止用禮者焉。左傳云。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蓋周禮之因乎夏者也。今僞者乃以孟夏月朔竄之爲季秋月朔乎。書疏引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竹書紀年云。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其言秋九月者與僞古文同。其言五年者。又不同。蓋僞古文自仲康肇位言之。則元年也。皆僞也。史記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皆無甲子紀年。竹書則溯乎黃帝元年而紀之。不其鑿乎。唐傅仁均等大衍厤議。以爲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

日食在房二度焉。此附會於紀年者也。後之造大同麻者。以爲元年日食焉。此附會於僞古文者也。閻氏辯僞古文矣。而謂仲康元年爲壬戌者。緐乎皇極經世也。其以麻術推之。謂此日食在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者。豈不惑邪。左傳之引夏書言日食也。豈嘗言何王之世邪。鄭禹貢注則引允征矣。而鄭覲禮注云。春秋傳曰。嗇夫馳。何其不引允征也。則傳所引者。必不在允征中矣。此王氏所以皆斥而辯之也。荀子君道篇云。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稱周制日而引之。殺作死。逮作及。蓋周書也。今以爲夏書。且以爲政典者。則僞也。周官云。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四曰政典。此非周制云乎。且荀子引此書而說

之云。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韓詩外傳說略同。皆統以分時習事而言。今僞者專言先王誅其失厤象者也。則荀與韓何以不專言之乎。探音貪。釋言云。探試也。蓋分時習事。則民不試爲之也。林氏之奇云。政典以下。誓師之辭。然誓師非惟言先後時也。且此言先王之誅。而不以政典言之。則無徵矣。林氏不知其僞云爾。惠氏云。其後僞三墳書者。遂以政典爲三皇之書。

誰其作俑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詩敬之傳云。將行也。牧誓云。惟恭行天之罰。管子云。衆寡同力。僖二十八年左傳云。皆獎王室。多士云。將天明威致王罰。隱四年左傳云。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史記趙世家云。崑山之玉。三國志鍾會傳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此其所襲也。釋言云。逸。過也。釋詁云。殲。盡也。孟子云。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蓋其德無敵焉。今言逸德。猶稱之曰天吏。何邪。易離上九云。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蓋醜。類也。脅從。亦類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誅其渠帥。渠猶大也。禮檀弓注云。魁。猶首也。皆其所襲也。孟子云。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又云。亦以新子之國。詩文王云。其命維新。

亦其所襲也。惟與維通。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昭二十三年左傳稱吳公子光云。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闕氏以爲此任威滅愛之言而謀逆如公子光者。喜聞之爾。非書辭也。今僞者竄之。則以所聞者爲書辭矣。是誣也。其罪可勝誅乎。孫子云。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威愛所宜兼濟也。豈古之書辭而不及兵家言邪。李衛公問對亦僞也。然以孫子之義。引此僞古文而問之。乃對之云。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其非猶知兼濟之道歟。蔡氏云。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灋不可以不嚴

也。似矣。然禮檀弓稱曾子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則言愛者不有以德乎。呂刑云。德威惟威。雖軍旅亦不捐也。孫氏繼有云。此所謂威愛者。當自其臨時言之。然臨時之威。孰非德威乎。釋詁云。勝克也。則克亦勝也。若水之克火也。易稱水火。旣濟占焉。無相克也。則威愛可明也。薛氏季宣云。威克厥愛。濟人之實也。愛克厥威。適以害仁也。仁者一怒而安天下。此以爲威者兵征之也。卽上文所謂天子威命也。然以上文言之。殲厥渠魁者。威也。脅從罔治者。愛也。烈于猛火者。戒其威之過也。非所謂威克厥愛也。況僞者之意。其言威者本以戒其衆爾。僞傳云。勉以用命。戒以辟戮。其本意也。懋勉也。緜是言之。釋經

之家。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

商書

仲虺之誥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凡無而反有者。以其有所襲而爲之爾。將以揜其有而反無者焉。俾逸古文之篇若備也。書序云。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蓋其篇當有言至于大坰者。今僞古文則不言之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魯語云。桀奔南巢。淮南子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遡放之歷山。此其所襲也。南巢。詳書序辯。襄二十九年左傳言季札觀樂云。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

德。釋詁云。台。我也。襄二十二年左傳云。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楚語云。使無以寡君爲口實。皆其所襲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周書文酌篇云。民生而有欲。文九年公羊傳云。不可一日無君。多方云。天惟時求民主。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釋詁云。時。是也。乂。治也。此其所襲也。聖知之知。古通智。故又言勇智焉。宣三年左傳云。桀有昏德。詩長發云。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又云。何天之龍。敷奏其勇。鄭箋云。龍當作寵。釋詁云。錫。賜也。天錫者。其寵也。易離

象傳云。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師象傳云。懷萬邦也。詩閟宮云。纘禹之緒。詩殷武云。設都于禹之績。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若順也。皆其所襲也。魏志注云。不欲使忠良與淫昏共受塗炭。蓋明帝之露布也。文選應璩與從弟書云。濟蒸民於塗炭。史記云。人主天下之儀表也。荀子君道篇云。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亦其所襲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墨子非命篇云。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爽厥師。蓋爽師者失衆也。告與誥通。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僞傳云。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其相

反有如此者。立政云。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非言帝用商受所命也。一則商興。一則代商興。其相反又有如此者。此閻氏所以辯其僞也。今言用爽厥師矣。其下文云。簡賢附勢。不相承也。吳氏疑有脫文。非也。此僞者文之疏也。豈文之脫邪。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昭二十八年左傳云。鄭書有之。惡正醜直。實蕃有徒。實與寔通。蕃與繁通。釋詁云。肇。始也。孟子云。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定十年左傳云。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無逸云。至于小大。又云。殺無辜。詩小宛云。戰戰兢兢。此其所襲也。僞傳

云。簡略也。此僞經之本意也。豈本義乎。後漢書王渙傳稱陳寵對和帝云。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故韋彪傳云。國以簡賢爲務。蓋簡如簡在帝心之簡也。若夫附勢者必害賢也。豈惟略之乎。列子云。仕逐勢。言附之也。釋文云。秕悲里反。史記云。桀囚湯於夏臺。今僞者言其始以桀視湯。如以苗粟視莠秕。將必不相容而欲去之。此以囚湯故而爲之說爾。姚氏謂如其然也。則湯爲自活之計。如石敬瑭而已。明其必不然也。蓋戾乎湯誓伐夏救民之心矣。金氏云。此自勢言之。則湯亦不得不爲。非也。其未察其僞乎。僞者曰。俶予之德言足聽聞。以一句讀也。其曰德者。微讀焉。以爲言其德則動聽也。僞傳云。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

乎。非僞經之本意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中庸云。遠色。月令云。去聲色。論語云。而貨殖焉。大學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又云。不以利爲利。此其所襲也。秦誓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論語云。過則勿憚改。易繫辭傳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魯語云。湯以寬治民。大傳云。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易乾文言云。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孟子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閔元年左傳云。天子曰兆民。皆其所襲也。臯陶謨云。懋哉懋哉。漢書引懋作茂。釋詁云。茂勉也。僞傳云。勉於德者。則勉之

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蓋傳以其重文言之也。詩角弓云。如塗塗附。詩魚藻云。魚在在藻。又云。王在在鎬。今僞者襲其爲文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襲孟子所引書文爲之也。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史記說同。孟子梁惠王篇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又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滕文公篇云。書曰。葛伯仇餉。又云。湯始征。自葛載。皆書文也。今詳逸文。蓋與書序言湯征者符矣。史記錄湯征之文。非備也。孟

子所引者。今未知其爲湯征之文歟。然固知其必非仲虺之誥也。何也。稱湯者。稱其君之號。此史臣之辭也。仲虺告君。不得直稱其君之號也。今竄之曰。初征自葛。以此知其僞焉。釋言云。攸所也。釋詁云。徂往也。易晉象傳云。往有慶也。詩抑鄭箋云。舊久也。皆其所襲也。史記周本紀云。訢戴武王。言喜戴周也。今竄之爲戴商爾。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佑與右通。釋詁。右助義同。孟子云。放勳曰。輔之翼之。言輔德也。易大壯象云。不能退。不能遂。蓋遂者進也。詩揚之水序云。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此其所襲也。襄三十年左傳云。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

之利也。宣十二年左傳云。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又云。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此於仲虺之志。非惟引其取亂侮亡者乎。引志而釋之。則明其推亡固存矣。故言兼弱者徵諸書之仲虺焉。言攻昧者徵諸詩之汋焉。今僞者襲而竄之。乃皆以爲書辭乎。使書辭皆誠然也。何春秋時徵文之不符也。且言攻昧者何舍書文而不徵。而反徵詩無攻昧之文者哉。鴻範云。而邦其昌。亦其所襲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易繫辭傳云。日新之謂盛德。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曰。小國懷其德。易彖傳云。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漢諱盈曰滿焉。孟子云。湯執中。易坤文言云。義以方外。孟子云。以禮存心。釋言云。晁後也。此其所襲也。言主言亡者。襲荀子所引中蘬之言爲之也。呂氏春秋所引略同。今詳逸文。中。與仲通。蘬。與虺通。中庸云。舜好問。言大知也。反之則小矣。詩角弓毛傳云。裕饒也。亦其所襲也。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書曰。愼始而敬終。閔元年左傳云。親有禮。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此其所襲也。晉語云。樹于有禮。遂云。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晉語引詩

者。長發文。其上文言帝命不違也。釋詁云。欽敬也。皆其所襲也。

湯誥

湯誥之文。史記殷本紀錄焉。今詳逸文。蓋其誥之辭古矣。今湯誥無史遷所錄者。其語之辭非古也。則僞也。幸其蒐之未悉。而其僞厭然如見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書序云。湯旣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史記說同。此其所襲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盤庚云。誕告用亶。又云。明聽朕言。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皆其所襲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易繫辭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周語云。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韋注云。衷中也。吳語云。

天降衷于吳。晉語云。以君之靈。鬼神降衷。此其所襲也。成

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庸云。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詩烝民云。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毛傳云。彝常也。釋詁云。彝

恆常也。韓非子云。孔子曰。絜哉民性有恆。釋言云。若順也。

釋詁云。綏安也。繇道也。后君也。猷與繇通。皆其所襲也。僞

傳云。順人有常之性。能安其道則爲君。傳以爲若者君順

之也。蔡氏以爲天命降中於人。具仁義禮智信之理。順而

有常性矣。然人之稟受。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而後能安其道也。蔡据受中之義言之也。蓋與僞傳不同。今据僞君牙云。民心罔中。惟爾之中。罔中者無中也。言民非順而有常性也。則傳言君順之者。固僞經之本意矣。此僞古文雜采諸書而非得其意之所安也。王氏應麟云。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蘇今改之。其言三始者。皆僞古文也。惠氏所以明其不可据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桓二年左傳云。今滅德立違。鴻範云。惟辟作威。詩小旻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詩桑柔云。寧爲荼毒。呂刑云。方告無辜于上。晉語云。上下神祇。無不徧諭。此其所襲也。釋詁云。罹憂也。詩兔爰云。逢此百罹。又云。逢此百凶。詩小弁云。我獨于罹。又云。何辜于天。皆其所襲也。釋文云。罹力之反。僞傳云。罹被也。傳以爲若鴻範不罹于咎之罹也。非僞經之本意也。周語云。天道賞善而罰淫。成五年左傳云。神福仁而禍淫。商書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湯誓云。夏氏有罪。亦其所襲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湯誓云。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多士云。將天明威致王罰。淮南子稱高皇帝云。以與百姓請命于皇天。此其所襲也。墨子引湯誓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蓋湯誓之逸文也。今竄之爲湯誥爾。論語云。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與墨子所引湯說義同。今詳逸文。蓋言湯禱雨而祭天也。萬方者有天下之辭。湯伐桀時。猶諸侯爾。非有萬方也。其自言有罪而曰。無以萬方。豈所宜言者乎。明其祭告在伐桀有天下後也。論語所引文。蓋義皆貫焉。今僞者以爲伐桀而祭天。何竄之若斯其妄也。此與僞大誓言武王類于上帝者其妄

同。易革彖傳言湯武云。順乎天而應乎人。夫人心者。天命之實也。其應乎人者。皆其順乎天也。孟子所謂天吏也。豈以諸侯而祭天。妄爲應天者邪。湯誓云。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言祭上帝也。祭上帝者。天子之禮。將伐桀而祭上帝。是湯先自爲天子也。孟子何以言非富天下也。此僞者之亂經也。互詳湯誓及牧誓篇。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釋詁云。孚信也。隱十一年左傳云。許既伏其罪矣。蓋自伐許言之也。此其所襲也。詩抑毛傳云。僭差也。大誥云。敷賁。敷前人受命。易序卦云。賁者飾也。易坤文言云。天地變化。

草木蕃。魯語注云。殖蕃也。輯與集通。漢書郊祀歌云。輯萬國。皆其所襲也。

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墨子引湯說云。履未知得罪于上下。釋詁云。慄懼也。戰國策云。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哀十五年左傳云。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此其所襲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周語云。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僞者分而竄之。則遂以先王爲湯爾。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此襲論語所引文爲之也。蓋僞者分論語所引文。其言祭天者。以爲湯伐桀時也。其言萬方者。以爲湯有天下後也。分而竄之。於是乎論語所引文。遂義不貫矣。釋經之家。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康誥云。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釋詁云。諶。誠也。忱與諶通。詩蕩云。鮮克有終。此其所襲也。

伊訓

書疏引鄭典寶序注云。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蓋逸古文也。今伊訓無此文者。則僞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顧命云。庶邦侯甸男衞。今不言男衞者。僞古文之疏也。酒誥言殷者。稱侯甸男衞焉。論語云。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詩商頌云。衎我烈祖。高宗肜日云。乃訓于王。此其所襲也。漢書律厤志云。伊訓篇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也。今僞者竄之爲卽位見祖乎。僞傳云。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蓋傳自僞經推之。而言其崩年改元也。伊訓序云。成湯旣沒。大甲

元年。此其妄也。而僞者襲焉。孟子云。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顚覆湯之典刑。僞者何不察也。漢志。大。不作太。孟子書序同。僞古文作太。蔡氏云。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曰湯崩。奠殯而告。誤矣。蘇氏云。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蓋皆察傳之非也。而未察經之僞也。蔡氏云。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矣。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蘇

蔡言之。此豈不為僞者所誤邪。胡氏安國春秋傳言夏時冠周月者。亦据此僞經而失之也。蓋未攷乎漢志所引伊訓文也。漢志言商之冬至在商之十二月。明其在子月也。朱子於胡傳辯焉。蔡氏豈未聞歟。僖五年左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言周之冬至在周之正月。亦明其在子月也。蓋正朔之改。皆改月數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大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云。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以此知商之十二月。非正朔也。則非於是月改元也。周官言正歲。皆自夏正言之。而與其自周正言正月之吉者不同。周詩或言夏正。亦其例也。孟子云。七八月之閒旱。蓋夏之五六月

也。其月數皆周改之也。漢書高帝紀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次而書十一月。書十二月。次而書春正月。顏注云。凡此諸月。皆太初正厤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正月。當時謂之四月爾。此以追改言之也。劉氏攷云。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爾。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蓋秦之十月。史誤爲漢之十月焉。此以失改言之也。皆言其改月數也。僞太甲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僞傳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踰月卽吉服。繇是推之。則崩年改元也。此尋經之不審也。蜀志云。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殂於

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大赦。改元。蓋季漢之亂故
也。湯時。豈亂世乎。蔡氏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卽位
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吳氏云。太甲之爲嗣
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卽位柩前。方居憂。伊尹乃至商廟
祠先王。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喪三年不祭也。奉太
甲徧見先王。而獨言厥祖者。眷眷於湯也。稱湯以訓。故不
及外丙仲壬爾。此蔡引吳氏仁傑之說而明之也。非僞經
之本意也。吳氏言喪三年不祭。則禮王制足以徵矣。是太
甲不至廟也。是伊尹亦在喪不攝祭也。何爲言奉太甲而
見祖邪。蔡氏言奉太甲以卽位改元之事。則非其本文也。
蓋僞者以爲太甲卽位。特禮行焉。故奠殯之盛。則謂之祠

也。非朝夕常見然也。見殯而告之重。則謂之祇見也。非主喪常見然也。則僞傳所言者。固僞經之本意矣。唐書王元感傳言張柬之引此僞經而說以顧命焉。亦未攷乎漢志所引伊訓文也。或曰。漢志引方明。當作乃明。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其未察其僞乎。釋天云。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今漢志所引稱元年者。所傳異文也。猶孟子引堯典三載爲三年也。自引之者通稱之也。或以經稱元祀。必其本文。遂謂此經皆非僞焉。烏知僞者竄之之巧邪。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自咸若而上。襲墨子所引商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賈誼新書云。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詩假樂云。子孫千億。又云。率由舊章。隱十一年左傳云。天禍許國。而假手于我寡人。此其所襲也。不曰假手于我有商。而曰假手于我有命。則僞者之不辭也。孟子云。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孟子趙注云。牧宮桀宮。是也。其曰造攻者。言桀造自伐之禍於其宮也。此多方言桀者所謂因甲于內亂也。非徒言其始攻之地也。今乃以牧宮竄之爲鳴條乎。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王氏云。言鳴條者。敗桀之終事也。又安得爲始攻乎。詳書序辯。詩文王云。陳錫哉周。左

傳引哉作載。毛傳云。哉載也。鄭箋云。哉始也。皆其所襲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詩商頌言湯云。聖敬日躋。又云。武王載旆。禮祭灋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皋陶謨云。黎民懷之。此其所襲也。顧命云。王義嗣德。召誥云。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祭義云。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皆其所襲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揚雄解嘲云。上世之士。人綱人紀。詩商頌云。先民有作。釋詁云。時是也。釋言云。若順也。襄九年左傳云。君明臣忠。論語云。無求備於一人。亢倉子云。君子檢身。常若有過。此其所襲也。荀子臣道篇云。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蓋言臣道也。而因於君道焉。今詳逸文。從命猶從諫也。若高宗從說命也。拂者咈也。今僞者襲而亂之爾。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康誥云。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墨子尚賢篇云。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此其所襲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墨子非樂篇云。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蓋刑而罰之也。此其所襲也。或曰。釋詁云。衛垂也。絲之垂者幾何。今無繇稽也。閻氏云。墨子引湯之官刑。未言作於何時也。昭六年左傳云。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又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則湯之官刑。作於商之叔世。其非湯所制明矣。或曰。鞭作官刑。虞舜有之。何獨湯無之邪。夫湯時五

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惟所謂三風十愆者。爲官刑一書以儆告。湯固未嘗有也。鄭詩譜云。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五世至幽公。陳之變風作矣。今攷其詩云。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値其鷺羽。蓋巫者恆舞而歌也。巫風也。說文云。酣樂酒也。皆其所襲也。史記云。匹夫殉財。無逸云。則其無淫于遊于田。畋與田通。論語云。侮聖人之言。周書有耆德篇。詩民勞云。以近有德。易比六三云。比之匪人。鄭語云。王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蓋角而伏犀豐下以盈者。古以相人之正直也。韋注云。固陋也。孝經云。匡救其惡。蒙初六云。發蒙。利用刑人。亦其所襲也。論語言三愆者。皆有謂焉。今僞者襲其爲文也。周書文酌篇云。欲有一極。極

有七事。若此類者。周書屢以數言之也。今襲而竄之爾。昭十四年左傳云。貪以敗官為墨。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今曰其刑墨者。謂殺之也。以其貪而不知匡救也。偽傳云。墨刑。鑿其額涅以墨。然今且喪家亡國。而黥墨之已乎。非偽經之本意也。大傳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蓋偽傳據之。而偽經不據之也。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墨子引湯之官刑。遂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祥。其家必懷喪。蓋佯

佯猶洋洋也。詩閟宮云。萬舞洋洋。黃者簧也。古笙中之簧。以黃金爲之也。詩巧言云。巧言如簧。章與彰通。隸古作𢒺。詩召旻云。今也日蹙國百里。此日蹙之類也。詩終風毛傳云。懷傷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夫黃言者樂極舞者之言也。非嘉言也。故上帝以是亡之。今僞者乃反其辭。平易坤文言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繫辭傳云。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三國志注稱蜀先主敕後主云。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皆其所襲也。

太甲上

太甲三篇。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太古文當

作大。書序云。伊尹作大甲三篇。今太甲亦爲上中下篇。蓋僞之者三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釋言云。惠順也。詩商頌云。實維阿衡。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此其所襲也。倚古音阿。君奭云。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書疏引鄭云。伊尹湯以爲阿衡。至大甲改曰保衡。今於大甲稱阿衡者。則僞也。使逸古文誠有大甲焉。而有阿衡之稱。則鄭通逸古文者也。安有以阿衡爲湯時專稱乎。孟子云。大甲顚覆湯之典刑。言不順于先王也。蓋善乎其立言矣。今以爲不順于阿衡。非立言之體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維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大學云。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論語云。禱爾於上下神祇。禮哀公問云。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詩大明云。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君奭云。其集大命于厥躬。盤庚云。底綏四方。此其所襲也。洛誥云。和恆四方民居師。謂居洛師也。以京師言也。今僞者不知。以為居衆焉。釋言云。宅。居也。釋詁云。師。衆也。僞傳云。居天下之衆。其本意也。詩長發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蓋詩美伊尹之功也。今僞者竄之為伊尹之言乎。不自伐其功乎。左古通佐。釋詁。左右。助也義同。釋詁

云。辟君也。肆故今也。又業緒義同。皆其所襲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相亦有終而上。襲禮緇衣所引尹吉文爲之也。今詳逸文。王氏云。緇衣篇上引大甲。下引尹吉。則尹吉斷非大甲矣。今僞者襲而竄之爾。魯語云。忠信爲周。今尹吉義同。王氏栢云。周當作君。籒文之近也。金氏履祥從之。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蓋尹吉言自周者。本伊尹之言己也。而僞者以言夏王。又益之以言其後嗣王。故自周之文。則若爲自君之譌矣。此僞者之亂經也。厥辟而下。襲禮坊記所引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春秋繁露云。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皆

其所襲也。

王惟庸罔念聞。

書序云。大甲思庸。今僞者襲焉。多士云。惟時天罔念聞。今襲其僞文。以一句讀也。僞仲虺之誥云。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其僞文之艱。與此略同。釋詁云。庸常也。言王惟於常道無思念聞之也。僞傳云。言大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蓋從庸絕句焉。非僞經之本意也。此庸不訓用。與僞說命王庸作書之庸。則不同。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禮緇衣云。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僞者於此文也字厥度之厥字皆去焉。而竄之以上下文爾。昭三年左傳云。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孟子云。坐以待旦。淮南子云。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皆其所襲也。竄昧旦爲昧爽者。襲牧誓爲之也。王氏謂其因復待旦文也。旁與旁通。周書大匡篇云。旁匡於衆。旁猶大也。釋詁云。迪道也。桓二年左傳云。夫德儉而有度。金縢云。惟永終是圖。皋陶謨云。安汝止。詩文王云。無念爾祖。易坤象傳云。君子攸行。康誥云。則予一人以懌。洛誥云。汝永有辭。亦其所襲也。

王未克變。

此僞者爲史氏之言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隱元年左傳云。多行不義。漢書賈誼傳云。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晉語云。孤以不得密邇于天子。詩節南山云。俾民不迷。此其所襲也。孟子盡心篇云。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孟子趙注云。放之於桐邑。史記集解引鄭云。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今攷史記云。放之於桐宮。蓋鄭猶史遷義也。僞傳云。經營桐墓立宮。傳言桐墓者。明其居近先王也。然漢尚書家何無其說乎。夫孔安國漢武帝時人也。閻氏云。如孔傳說。是漢

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何漢書言劉向告成帝者猶曰殷湯無葬處乎。是也。史記集解及文獻通考引皇覽云。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得湯冢。又云。湯冢在汾陰縣北東郭。去縣三里。今在山西蒲州府榮河縣也。則其地去湯都偃師遠矣。豈宜放大甲邪。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今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南。蓋据漢志湯都偃師也。然則桐在偃師矣。不言其有湯墓也。續漢志。梁國之縣。曰虞。曰薄。虞有桐地。有桐亭。薄有湯冢。蓋薄者後漢所稱穀熟也。今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漢志注云。薄湯所都。謂未遷偃師時也。然則桐近穀熟矣。此不知湯遷偃師而傳

聞之失歟。顧其言湯冢者。亦不以桐地言也。其佗說後乎
此者。又奚可執乎。況其据僞經以爲說乎。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居憂者。襲顧命言恤宅也。釋詁云。恤憂也。釋言云。宅居也。
史記云。帝大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灋。亂德。於是
伊尹放之於桐宮。然則大甲之放也。在既立三年矣。湯喪
既畢。王豈居憂乎。克終允德者。襲孟子言大甲悔過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僞伊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
祗見厥祖。今言三祀者。自彼元祀而數之也。僞傳云。湯以

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踰月卽吉服。蓋
傳自僞經而推之也。故傳釋伊訓序云。太甲。太丁子。湯孫
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此非禮之大
者也。公羊傳云。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今於先君崩年。
而卽位改元。是一年二君也。是今君忍死其先君也。曾謂
伊尹爲相而有是乎。大。與太通。孟子云。太甲顚覆湯之典
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
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孟子所謂三年者。
非在喪之年也。史記云。大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於是伊
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大甲居桐宮三年。悔過
自責。於是伊尹迺迎大甲而授之政。史記所謂既立三年

者。則在喪之年也。蓋放之者又三年。王氏謂先後凡六年。是也。夫大甲在喪。伊尹必有訓之者。訓之三年而不明。不得已而放之。此易所謂巽以行權也。今之僞經。謂放之者爲在喪三年。則大甲卽位之初。斯放之矣。何其不巽而悖乎。漢昌邑王入嗣昭帝。受璽二十七日。遂廢之。以王在外藩素狂縱也。霍光不察。故遽立而遽廢焉。今之僞經。將以伊尹之權等諸霍光乎。是烏知在喪三年。放之者又三年。大甲歸亳之年。其六祀也。非三祀也。何爲以冕服卽吉而歸乎。則僞也。以此知其崩年改元者皆僞也。若夫二十六月者。與王肅喪禮之說同。而異乎鄭氏。故閻氏以爲僞經僞傳皆肅之徒爲之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

大祥。中月而禫。此禮閒傳言父母之喪者也。鄭注云。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澹然平安意也。王說難鄭者。以為中月。謂月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之中同。禮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緣是言之。則二十六月而卽吉也。故禮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云。禮也。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故禮說從王者。以為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檀弓云。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又云。孔子既

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皆王說之所繇也。而禮疏由鄭者。以爲學記云。中年考校。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皆以中爲閒也。所謂是月禫者。非承上文祥而編言之。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無上文所承也。二十五月而言喪畢者。据喪事終除衰去杖也。其餘哀延兩月。非喪之正也。其以出入四年執小記喪三年爲難者。雜記云。期之喪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也。明小記据喪之大斷也。春秋書文公納幣者。公羊傳云。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婚。言非禮也。大戴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依用焉。故禮說從鄭者。以爲白虎通言禫者與大戴同。

若魯人踰月之善。非至善也。蓋彼善於此而已。孔子既祥。十日則笙歌焉。是未踰月矣。豈自戾其言邪。此記者失之爾。其鼓素琴於祥之日也。猶未離其素也。既禫且縣而不樂。孟獻子其知徙月樂者乎。公羊傳云。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實之云者。以中月後二十七月爲其餘哀故也。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閻氏云。此是月也。則承上文言之。又與檀弓不同。如中月則大祥月之中歟。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也。不已贅乎。蓋王說似是而實非也。今僞者襲之。短喪忘親。罪莫大焉。詩文王云。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般祭也。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今於般言冕服者。襲論語於禹言黻冕

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四方而上。襲禮表記所引大甲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表記所引者。曰無能胥以寧。釋言云。罔無也。盤庚云。不能胥匡以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召誥云。無疆惟休。皆其所襲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王拜手稽首者。襲洛誥爲之也。詩皇矣云。其德克明。克明克類。昭十年左傳云。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酒誥云。惟民自

速辜。此其所襲也。禮緇衣云。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孟子引之。可違上有猶字。下無也字。不可下惟一活字焉。今僞者襲而竄之爾。襄十三年左傳云。未及習師保之教訓。孝經云。匡救其惡。孟子云。放勳曰。匡之直之。遂曰。又從而振德之。詩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睽象云。无初有終。皆其所襲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拜手稽首者。襲洛誥言周公者爲之也。皐陶謨云。愼厥身修。故云。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又云。元首明哉。蓋協猶諧也。皆其所襲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

后。后來無罰。
淮南子云。湯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召誥云。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孟子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此其所蘇也。釋言云。厥其也。今不以爲竝其有邦之鄰。而以爲竝其有邦其鄰。則僞者之不辭也。僞傳云。湯俱與鄰竝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君來無罰。蓋從邦絕句而厥鄰下屬焉。則非其本讀也。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康誥云。無康好逸豫。孝經云。脩身愼行。恐辱先也。脩與修通。詩下武云。永言孝思。孟子云。禮下。蓋言恭也。論語云。貌

思恭。又云。視思明。聽思聰。楚語云。國君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洛誥云。我惟無斁其康事。此其所襲也。其曰。視乃厥祖。則僞者之不辭也。厥。或作烈。後人以其不辭。輒易以聲近字焉。僞傳云。灋視其祖而行之。此釋厥爲其。知厥祖實本文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釋詁云。申重也。僖五年左傳云。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僖三十三年左傳云。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易坤文

言云。敬義立而德不孤。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論語云。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蓋惠者仁也。中庸言鬼神之德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釋詁云。諶誠也。忱與諶通。詩大明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釋詁云。艱難也。此其所襲也。王氏應麟云。太甲言誠之始也。眞氏德秀云。唐虞時未有誠字。始見於此。其皆未察其僞乎。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易乾文言云。閑邪存其誠。蓋誠之原於天者遠矣。文十八年左傳云。明允篤誠。此季文子以言高陽氏之八愷者也。亦据虞書而言舜臣堯舉八愷者也。其必虞書有誠之爲言。而後季文子据以言之矣。豈其自太甲始哉。堯典云。岳曰。否德。僞傳云。否不

也。易師初六云。否臧凶。否與不通。韓非子云。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淮南子云。與亂同道。難與爲謀。易乾彖傳云。大明終始。詩江漢云。明明天子。皆其所襲也。王氏曰。此與僞蔡仲之命。略同。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詩文王云。聿修厥德。又云。克配上帝。釋詁云。令善也。緒事也。無逸云。嗣王其監于茲。中庸云。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其所襲也。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襄十一年左傳云。書曰。居安思危。易繫

辭傳云。危者安其位者也。皆其所襲也。酒誥云。亦罔非酒惟行。又云。亦罔非酒惟辜。又云。罔愛于殷惟逸。今襲其爲文也。荀子云。愼終如始。漢書云。忠言逆耳利於行。易說卦云。巽順也。遜與巽通。論語云。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亦其所襲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大學云。慮而后能得。昭二十七年左傳云。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蓋獲者得也。中庸云。無爲而成。謂聖人也。孟子云。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也。王制云。言僞而辯。孟子云。孔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

恐其亂信也。詩蕩云。殷不用舊。蓋亂舊政也。史記蔡澤傳云。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老子云。功成而不居。又云。功成身退。天之道。君奭云。厥基永孚于休。此其所襲也。禮文王世子云。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此語世子之辭也。今竄之爲告君之辭爾。王氏云。仍用成字。以其韻也。釋詁云。元良首也。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故象傳云。大哉乾元。又云。首出庶物。說卦云。乾爲君。爲首。言一人之首善也。詩角弓箋云。良善也。善則其首矣。皆其所襲也。僞咸有一德云。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今此篇終。戒乎亂舊政者焉。爲其言復政故也。戒乎居成功者焉。爲其言告歸故也。此僞者之巧也。

咸有一德

此篇之次。史記以次湯誥後焉。在成湯時。不在大甲時。史記索隱謂其失次。非也。蓋孰偽古文之次而次之也。禮緇衣引此篇者。則稱尹吉。鄭注以尹告釋之。蓋伊尹告勉同官之辭也。故尹吉云。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湯者稱其君之號也。在湯時。而告勉同官。則稱其君之號矣。今偽者竄之為告大甲爾。於是乎以次大甲後焉。壹與一通。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洛誥云。朕復子明辟。偽傳云。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此於洛誥失之矣。今偽經而言復政也。不猶此乎。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謂告歸也。戰國策云。商君告歸。此其所襲

也。史記殷本紀云。大甲崩。子沃丁立。書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在沃丁時而卒也。湯爲諸侯。已得伊尹。溯而求之。其享大年可知也。今僞者乃遂以爲告歸邪。王氏云。其篇有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是大甲歸亳。伊尹輒翩然歸矣。何其謬也。君奭云。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相大甲之日方長也。今以僞經言之。伊尹於大甲。其居憂也。遽放之而自攝焉。其歸亳也。遽復政焉。若始終未嘗相之者。書疏云。伊尹欲歸。大甲留之。此遁辭云爾。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君奭云。天難諶。詩文王云。天命靡常。高宗肜日云。惟天監

下民。典厥義。易恆六五云。恆其德。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厥其也。易繫辭傳云。何以守位曰仁。蓋仁者德也。守之則保之矣。墨子引大誓云。上帝不常。九有以亡。此其所襲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多士云。夏弗克庸帝。又云。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多方云。弗永寅念于祀。又云。乃胥惟虐于民。故云。天惟時求民主。遂云。代夏作民主。此其所襲也。詩皇矣云。皇矣上帝。又云。監觀四方。詩卷阿云。百神爾主矣。詩商頌云。奄有九有。皆

其所襲也。禮緇衣云。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又云。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釋詁。及暨義同。故竄之也。而有終之說。以竄之大甲篇焉。則亂矣。其天命有九有者。乃承惟尹躬暨湯而言也。然則伊尹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將伊尹亦有九有而與湯共天下乎。此僞者之罪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佑與祐通。易大有上九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繫辭傳云。祐者助也。詩泂酌云。民之攸歸。

詩氓云。二三其德。成八年左傳云。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何以長有諸侯乎。此其所襲也。詩商頌云。天命降監。又云。不僭不濫。呂刑云。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臯陶謨云。吉哉。言吉德也。孝經云。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說文云。吉善也。商書云。天毒降災。明其凶也。易繫辭傳云。吉事有祥。皆其所襲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召誥云。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又云。今王嗣受厥命。故云。王乃初服。荀子云。愼終如始。終始惟一。夫是之謂大吉。大學云。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此其所襲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

和惟一。

皋陶謨云。能官人。論語云。舉賢才。材與才通。詩卷耳序云。求賢審官。詩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大戴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禮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此其所襲也。惟與唯通。釋文云。爲上之爲于僞反。爲民同。爲德之爲如字。爲下同。徐皆于僞反。緜徐言之。則囿僞經之本意矣。夫臣爲上者不必爲德也。故言爲上者惟其爲德。臣爲下者不必爲民也。故言爲下者惟其爲民。其本意也。僞傳云。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則其本意不明矣。易否九五云。其亡其亡。言難且愼也。詩序云。鳲鳩。刺不壹也。毛傳云。平均如一。蓋非和無

以爲平均也。皆其所襲也。詩桑柔云。爲謀爲毖。爲如字。古音。亦四聲通也。詩皇矣云。其菑其翳。酒誥云。惟亞惟服。康誥云。惟威惟虐。今僞者襲其爲文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厎烝民之生。

論語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又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易繫辭傳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此其所襲也。易乾彖傳云。大哉乾元。謂君德大也。蓋德大。則其言必大矣。禮緇衣云。王言如綸。蓋稱美之也。詩大明云。無貳爾心。詩黍苗云。王心則寧。詩楚茨云。以綏後祿。釋詁云。厎。致也。詩烝民云。天生烝民。皆其所襲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云。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如詩之興體而敷言也。今詳逸文。謀古音媒。蓋與怪韻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其以五廟爲七廟也。猶王肅聖證論稱七廟而難鄭焉。惠氏所以疑肅爲僞古文也。釋文云。長丁丈反。僞傳云。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長能齊萬夫。其政可知。繇是言之。觀政者觀於萬夫之長也。而觀德者則自七世之廟七廟之外而觀之矣。何上下文不相應邪。或曰。僞傳非僞經之本意也。淮南子云。文王周觀得失。皆著于明堂。故明堂四門牖。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蓋所以觀也。僞者以是爲觀德

焉。其本意也。然如或說。亦豈商書之本義乎。且七廟之制。周制也。非商制也。禮祭灋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永始四年。韋元成議云。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依用焉。成六年公羊何注。亦與韋議同。禮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也。大祖后稷也。而劉歆之說。以爲天子七廟。加文武之廟而九。王說從之。以爲周祖文王而宗武王。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不得云三昭三穆也。二祧者。高祖之父及祖也。孫今攷之。王制者盧

氏植謂漢文帝時博士作也。彼見乎文武二祧。文穆而武昭。故合於親廟四焉。則爲三昭三穆云爾。禮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蓋不言七廟也。此韋議之所繇也。而鄭義可明矣。鄭以爲庶子王者。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春秋時衞侯元有兄縶。是也。而王說以爲受命之王初基。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自外繼立。承正統之後。別立己之高祖已下之廟。若漢宣帝別立悼皇考廟也。非也。夫七廟之禮。若皆王者之常。則受命之王宜七廟矣。記言王者。豈惟言受命之王乎。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既自外繼立焉。而猶自立四廟。可乎哉。漢悼皇考廟。義不當立也。其在

後世。宋之濮王。明之興獻王。皆於是乎失之矣。僖十五年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王説据之。以爲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也。亦非也。夫傳亦從周制而爲之説爾。禮器云。天子七廟。又云。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蓋鄭言祫祭大祖廟時也。今謂文武之廟在七廟之外歟。是周有九廟也。則當言周旅酬八尸矣。禮尊后稷而言六尸。明文武之廟在七廟之中也。王者五廟。其常禮也。言五廟者特言大祖。其餘則四廟焉。高曾祖禰。蓋四世之親也。禮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服制所存。廟制通焉。此喪服小記所以言立四廟也。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

祖。孫是推之。大夫士之廟。雖遞殺乎。其祭猶通四世也。以此見王立四廟宜也。尊其大祖。世其二祧。而七廟隆矣。禮曾子問稱孔子答之云。七廟無虛主。又稱老聃云。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明四廟者。別大祖與二祧言之也。周官。守祧八人。蓋姜嫄廟及七廟。則八也。姜嫄者。大祖后稷之所自出也。姜嫄之祧尊。故以祧統廟焉。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亦舉尊言之也。大戴禮云。有天下者事七世。荀子說同。皆自周制言之也。盧氏云。七廟據周也。僞家語云。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然則商書何以言五世之廟哉。禮記疏稱馬昭言王肅僞家語者。不虛也。今之僞古文。其竄商書者。猶僞家語之說也。新唐書藝文志。於古文尚

書云。徐邈注逸篇三卷。此逸篇出於僞古文後也。宋初猶存。李昉等脩太平御覽蓋引之矣。其引逸篇此經。與僞古文同。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周語云。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禮表記云。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蕭逸古文也。今僞大禹謨及大甲篇皆襲焉。惠氏云。此又竊其意而變其辭爾。閻氏云。周語表記所引文。以上民衆非后興下后非民衆也。此爲告君之辭。今乃倒之。則爲告民之辭。非伊尹告大甲者矣。是也。荀子云。中蘬之言曰。自爲謀

而莫己若者亡。謂自廣以狹人也。若漢書言夜郎國王自大者也。孟子言伊尹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皆其所襲也。

說命上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說命者史之特書。以師道尊焉。禮緇衣引兌命者。鄭注云。兌當爲說。謂傅說作書以命高宗。此鄭明其爲師也。蓋据諸所引文而知之矣。學記云。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故學記引兌命者三。皆其言學以命教之也。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臣其所受教者也。師道也。今僞者不知。以爲若畢命。冏命。及呂刑稱惟呂命焉。故云命

之曰。朝夕納誨。又云。欽予時命。又云。惟說命。總百官。是以說命爲高宗命之也。臣道也。則高宗以天子而受敎於說者。其美弗章矣。是烏知史之特書說命者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顧命云。恤宅宗。釋詁云。恤憂也。昭十二年左傳云。請免喪而後聽命。此其所襲也。無逸稱高宗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乃雍。皆其所襲也。然其惟之其。自下文而躍焉。今去言乃雍之文。而遽曰。其惟弗言。則僞者之不辭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此襲楚語爲之也。說詳下文。鴻範云。明作哲。昭六年左傳云。書曰。聖作則。易說卦云。乾爲天。爲君。故乾彖傳云。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詩烝民云。式是百辟。皆其所襲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呂氏春秋云。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楚語云。若武丁之神明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釋詁云。台。余我也。此其所襲也。書序云。高宗夢得說。其非楚語所謂象夢者邪。蓋不言夢帝賚也。今乃以象夢者竄之爲夢帝賚乎。詩長發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詩烝民云。天監有周。昭假于

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易姤彖傳云。姤遇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故姤之九五云。有隕自天。繇是言之。天而降生賢才矣。則有遇焉。賢才皆帝賚也。帝賚奚待乎夢哉。故言

象夢。則繇其所本言也。言夢帝賚。則益其所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此襲楚語爲之也。說詳下文。荀子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鰭。言其形也。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史記云。舉以爲相。呂氏春秋云。傅說殷之胥靡也。上相天子。皆其所襲也。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是也。僞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

食。傳以爲說賢不當犯刑。故曰代焉。夫築者罰刑。今代刑
人而築。是奸也。可謂賢乎。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
傅巖。蓋傭者其築役與罰刑相均直也。非代役也。釋詁云。
傭均也。說文云。傭均直也。明不以代役言也。蓋相隨坐刑。
非其罪也。賈誼鵩鳥賦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此不誣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
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
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楚語云。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
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

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遂稱曰若金而下至用傷之文。王符潛夫論略同。楚語津水王論作濟巨川。舟作舟楫。天旱作時大旱。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礪楚語作厲。弗作不。歲王論作時。今僞者竄之也。隱五年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故楚語稱公。而僞者於上文稱相焉。詩板云。及爾同僚。盤庚云。迪高后。康誥云。用康保民。禮緇衣引尹吉云。相亦惟終。皆其所襲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周官宰夫云。諸臣之復。蓋復者反報於王也。說苑云。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釋詁云。疇。誰也。祗。敬也。釋言云。若。順也。此其所襲也。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呂刑云。惟呂命。此其所襲也。竹書紀年云。成王元年。命周文公總百官。此總之爲文。蓋僞與僞同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文十三年左傳云。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此其所襲也。墨子尚同篇云。先

王之書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或曰。輕者卿之聲誤也。故墨子云。奉以卿士師長。辯者辯其職事也。天均者猶皐陶謨言天工也。詩節南山云。秉國之均。其下[illegible]云天子是毗。此治天均也。蓋天道存焉。釋詁云。亂治也。惟與維通。逸與佚通。皆其所襲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皐陶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揚雄灋言云。惟天爲聰。惟天爲明。釋詁云。憲灋也。堯典云。欽若昊天。鴻範云。從作乂。此其所襲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

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自厥躬而上。襲禮緇衣所引兌命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說文云。戎兵也。故竊兵爲戎焉。戒者襲中庸言戒愼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皆其所襲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皐陶謨云。無曠庶官。昭十六年左傳云。皆昵燕好也。昭三十二年左傳云。我一二親昵甥舅。詩大東云。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詩節南山云。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此其所襲也。禮緇衣云。兌命曰。爵罔及惡德。皆其所襲也。今詳逸文。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大學云。在止於至善。又云。慮而后能得。易繫辭傳云。待時而動。論語云。願無伐善。荀子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此其所襲也。襄十一年左傳云。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皆其所襲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定元年左傳云。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喜者必不恥焉。此其所襲也。僞傳云。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傳自所襲者推之也。論語言政云。居之無倦。皆其所襲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禮緇衣云。兌命曰。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夫純而祭祀者。非黷乎祭祀之事。禮也。釋詁云。時是也。欽敬也。故皆竄之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詩谷風毛傳云。旨美也。詩板云。我言維服。惟與維通。詩角弓鄭箋云。良善也。論語云。聞斯行諸。此其所襲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詩江漢云。虎拜稽首。昭十年左傳云。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遷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釋詁云。諶誠也。忱與諶通。此其所襲也。厥咎者。襲鴻範傳爲之也。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來汝說者。襲堯典言格汝舜臯陶謨言來禹也。宅居也。襲釋言義也。釋詁云。及暨與也。則暨亦及也。僞傳云。既學而中廢。與今其終。遂無顯明。蓋傳以及今之終。而言也。繇是推之。此僞古文其僞中之僞者乎。竹書紀年云。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此紀年之僞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蓋楚語所謂以入于河也。入于河。而暨小人勤勞也。無逸云。作其卽位。蓋楚語所謂自河徂亳也。亳者。偃師之都。徂亳而卽位也。今爲紀年者。

以爲入于河而就學焉。則妄矣。惠氏以爲此紀年因楚語也。王氏謂紀年雖僞。此尚可信也。皆非也。夫武丁爲世子。豈非天下之本哉。其學也。宜如禮所謂世子入學者。何爲而野處乎。甘盤野處而受世子之就學也。是甘盤不如漢之四皓唐之白衣山人李泌者矣。何以爲賢乎。君奭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其賢足稱也。蓋與保衡伊陟臣扈巫咸等儷美焉。故曰。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此其勳在王室。豈野處而未就殷都者能之乎。謂甘盤既就殷都。乃從武丁于外。而武丁學焉。是勞餘之學也。則紀年所書。言學不言勞。何也。且無逸言舊勞于外。豈言舊學于外乎。此紀年之僞可知也。今爲古文者。又襲紀年而竄之。以爲既學

而入于河也。則僞中之僞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詩載芟云。爲酒爲醴。月令云。麴蘖必時。詩商頌云。亦有和羹。昭二十年左傳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釋言云。邁行也。此其所襲也。楚語引武丁之言云。必交修余。無余棄也。王符潛夫論引之云。爾交修余。無棄。予與余通。釋言云。罔。無也。今襲而竄之爾。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說曰王者。襲皋陶謨稱禹曰帝也。楚語云。人之求多聞善

敗。以監戒也。周書芮良夫篇云。古人求多聞以監戒。詩烝民云。古訓是式。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博士淳于越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其所襲也。漢志引大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鴻範傳云。建立也。皆其所襲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自乃來而上。襲禮學記所引兌命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孫古通遜。學記引之曰。敬孫。蓋以明乎記所謂敬道孫業者也。今僞者竄之曰。惟學遜志。是烏知非敬無繇志學乎。釋詁云。懷思也。詩鼓鐘云。懷允不忘。易小畜象傳云。德積載也。皆其所襲也。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自于學而上。襲禮學記文王世子所引兌命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蓋惟之爲言。則僞者益以語辭而連之爾。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詩假樂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釋詁云。憲灋也。皆其所襲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釋言云。式用也。後漢書云。傅毅迪志詩曰。俊乂式序。秩彼殷宗。蓋言傅說爲相時也。旁與旁通。周書大匡篇云。旁匡於衆。旁猶大也。詩時邁云。式序在位。鄭箋云。以其有俊乂。

用次第處位。此其所襲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詩關雎序云。形四方之風。臯陶謨云。股肱良哉。傅毅迪志詩亦稱爰作股肱也。此其所襲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者。襲文侯之命也。禮緇衣稱詩云。昔吾有先正。儀禮鄉射禮云。作衆賓射。言作起於先也。孟子云。若撻之於市朝。詩商頌云。衎我烈祖。洛誥云。公明保予沖子。此其所襲也。孟子言伊尹之就湯聘云。既而幡然改曰。吾豈若使是

君爲堯舜之君哉。此稱伊尹之言也。孟子云。伊尹。聖之任者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此明伊尹之心也。今僞者竊之爲伊尹之言乎。是於其淺者而稱伊尹也。心之所思。有不惟口之所言者矣。君奭云。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蓋保衡者。大甲稱伊尹之官也。若湯所稱則阿衡也。詩商頌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皆自湯而言之也。今合而竄之。何其末析邪。三國志云。曹植上疏曰。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後漢書云。傅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皆其所襲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僞傳云。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此僞經之本意也。繇是言之。高宗不將以食傲賢者乎。蔡氏云。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繇今攷之。共治之共。其君之其。皆非本文所有焉。樂記云。紹者繼也。文侯之命云。用會紹乃辟。釋詁云。永長也。綏安也。此其所襲也。僞傳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蓋以一句連言之也。則固僞經之本讀矣。僞者襲書之長言之體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詩江漢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又云。天子萬壽。僖二十八年左傳云。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此其所襲也。

周書

泰誓上

蔡氏云。泰誓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蓋疑其有僞者也。吳氏云。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疑其書之晚出。非盡本文也。繇是推之。非皆爲察僞古文之漸乎。蓋僞者以所襲之義。紊於所竄之非義焉。故辯義者。皆漸察之也。墨子云。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闕不言也。發罪鈞。閻氏謂此則僞太誓之所遺矣。於其所遺。豈不足明其僞邪。大僞古文作泰。今据左傳作大。與墨子同。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惟十有三年者。襲漢書律厤志爲之也。古史不書時。與春秋不同。召誥云。惟二月既望。多方云。惟五月丁亥。其例也。故大誓序所言者。亦言一月。不曰春焉。今曰春者。則僞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此襲牧誓大誥諸文爲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易說卦云。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禮運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莊子云。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後漢書劉陶傳云。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

人無以爲靈。此其所襲也。釋詁云。亶。誠也。詩祈父云。亶不聰。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鴻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皆其所襲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受者。紂也。今文稱紂。古文稱受。以聲轉而異也。故僞者襲焉。微子云。我用沈酗于酒。詩蕩云。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文十八年左傳云。貪于飲食。冒于貨賂。蓋冒猶貪也。昭四年左傳云。紂作淫虐。此其所襲也。史記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邱苑臺。多

取野獸蜚鳥置其中。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灋。炮格淮南子作炮烙。墨子云。昔者殷王紂刳剔孕婦。皆其所襲也。荀子君子篇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蓋荀子非言桀紂之實也。今僞者竄之爲紂事爾。孟子云。士無世官。大戴禮云。紂作宮室高臺汙池。以爲民虐。淮南子云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亦其所襲也。釋文云。陂彼皮反。刳口胡反。剔他歷反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

邦家君。𤰈政于商。

此襲漢志爲之也。僞傳云。觀政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蓋𤰈政者𤰈兵也。夫奉天命而伐商。義也。觀兵于商。非義也。詳今古文大誓篇。鴻範云。帝乃震怒。詩敬之毛傳云。將行也。史記楚世家云。楚武王伐隨。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晉觀兵也。宣三年左傳云。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皆其所襲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昭二十年左傳云。神怒民痛。無悛于心。說文云。悛。止也。桓三年穀梁傳云。既者。盡也。商書稱箕子云。今殷民乃攘竊

神祇之犧牷牲。此其所襲也。其餘則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墨子所引者曰吾民有命。毋僇其務。夫民人也。酒誥云。惟民自速辜。言紂也。僇古通勠。言力爲之也。其務謂鬼神之事也。墨子所以言與鬼神爲其務也。蓋紂言吾人自有天命。毋力爲其鬼神之務也。釋言云。務侮也。詩常棣云。外禦其務。左傳引詩。務作侮。則非此文其務之義也。今僞古文竄吾民爲吾有民者。以不知吾民爲吾人之通言也。既曰吾有民有命。何以言毋僇其務乎。故又竄之曰。罔懲其侮。皆亂乎墨子所引文也。其下文所引者。曰。天亦縱之。棄而弗葆。今僞者去之。而又竄其上文之辭。閻氏謂以合箕子之言。且下接孟子所引書文也。釋文云。

悛七全反。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襲孟子所引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蓋孟子稱書曰而引之。不稱大誓也。其下文所引者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辭也。孟子趙注不察焉。以爲一人而下。則釋書之辭也。今僞者去之。而又竄其上文之辭。則以言武王者爲武王之言矣。豈本義乎。釋文云。相息亮反。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隱十一年左傳云。不度德。不量力。此其所襲也。昭二十四

年左傳云。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蓋引經而傚之也。今乃以傳言同德度義者竄之爲大誓乎。僞者以爲德者心德也。義則其人之時宜。故竄之也。左傳古本。亂下無臣字焉。今詳逸文。管子灋禁篇云。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此與左傳所引者不同。蓋異文也。故僞者襲之而兼焉。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其所襲也。宣六年左傳云。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其下文云。周書曰。殪戎殷。今僞者襲而竄之爾。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

禮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此天子之禮也。古尚書說云。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今自伐紂時言之。武王亦諸侯爾。其以天子之禮而類焉。將何類之有乎。則僞也。金氏据之。以爲舉兵稱王。行天子之禮也。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詩皇矣云。是類是禡。言文王也。毛傳云。於內曰類。於野曰禡。爾雅釋天附祭名云。是禷是禡。師祭也。類與禷通。蓋於內師祭謂之類。與天子之類祭不同。故文王以諸侯行之也。天子之類祭。郊也。郊者於外也。非於內也。詩疏及爾雅注

引王制言之皆非也此祭名附於釋天不可執釋天以爲祭天也據爲非祭天可明也淮南子云有不行王道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高誘注云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則類者非必祭天矣春秋繁露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遂言棫樸之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定八年公羊何注引此詩言郊者義同夫辟王者追稱之辭爾禮言郊者器用陶匏豈奉璋乎奉璋而祼宗廟之禮鄭箋是也且其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傳云槱積也毛不言祭天也鄭箋云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非也周官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蓋槱燎非祭天也。月令云。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彼百祀豈無薪燎乎。安必其郊祀而然也。詩疏申鄭者。以爲文王受命稱王。則妄矣。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終。孔子稱焉。其足徵也。三國志注言吳主權未郊祀。羣臣據漢志匡衡奏言文王郊祀者而請行之。權曰。文王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衡說非典。不可用也。信哉。何爲乎虞喜以詩之槱燎爲徵也。詩大明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豈郊事歟。孟子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其義也。而武王可知矣。詩緜云。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言大王也。毛傳云。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釋天附講武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

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詩毛傳同。王制云。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此諸侯之禮也。當伐紂時。則惟用諸侯之禮而已矣。禮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謂既事稱天子王之後。非謂始事伐紂之初也。牧誓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不言祭天也。史記亦不言之也。互詳牧誓篇。詩序云。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其詩云。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所謂武王者克商以後之稱也。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宣十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作武。蓋以桓爲武之六章也。武王者當時之稱。遂因以爲謚焉。詩商頌云。武王載旆。鬨當時所以稱湯也。繇是言之。當伐紂時。武非王也。則諸侯之類祭也。

非祭天為天子之類祭也。其後用桓之詩者。則天子用之矣。豈可以言伐紂時乎。或曰。周以諸侯而郊祀。緜后稷始也。詩生民云。卽有邰家室。又云。以歸肇祀。毛傳云。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肇始也。始歸郊祀也。鄭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然則后稷郊祀。何也。其說詩者之失乎。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蓋其詩所以推之者遠矣。故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毛傳云。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迄至也。毛言我者無斥實焉。鄭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何芳臭

之誠得其時乎。是也。然箋以我爲我后稷者。非也。此今以后稷配天者之自我也。庶謂庶幾也。朱子云。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又云。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此言其尊祖配天之祭也。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此非朱子得序之意者乎。繇鄭言之。是我后稷祭天矣。其於經文。孰爲我尊祖配天者邪。鄭箋云。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衆民無罪過。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是序之意。不於經文內得之。而於經文外添之也。不其失乎。故鄭以肇爲兆。則破字也。周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非其義也。以后稷爲二王之後。則惑於緯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緯以周之於杞宋者。誣稷也。毛雖

先秦之遺。而亦失之者。豈若高子不知小弁乎。則蔽於魯頌之郊祀也。而不知春秋譏魯郊也。魯頌云。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春秋所以於閔僖譏之也。魯不當郊。明郃不當郊也。然則謂周以諸侯而郊祀者。非也。且生民之詩。非徹求之。何以明說詩者之失乎。其詩云。厥初生民。時爲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傳云。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箋云。克能也。弗之言祓也。蓋毛所謂高辛氏帝者。帝嚳也。毛以爲姜嫄祀郊禖。履帝嚳之武迹。敏事而行。神歆饗之。遂

有子焉。鄭以爲姜嫄祀郊禖。履上帝之拇迹。歆歆然如有感。遂有子焉。其說雖不悉同。而皆言其以嚳妃祀郊禖也。則旣求有子矣。雖疑拇迹。豈有子棄之乎。故列女傳不言此焉。緜今攷之。姜嫄。女子也。非嚳妃也。詩所以言姜嫄而不言嚳也。周人非知母而不知父也。周有姜嫄廟而世祀之。無嚳廟也。后稷之封。卽封於其母之國也。豈無故哉。夫女子。無子者也。易繫辭傳云。天地絪緼。萬物化醇。雖女子而不無子焉。張子云。天地之始。固未有人也。則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今自詩而言。民。人也。克禋克祀者。周頌所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也。弗。猶不也。居然者坐致而竟然也。言姜嫄所生人如何乎。其人能配天禋祀。

以故姜嫄女子而不無子矣。明天特生之異也。故云。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言生人若此。以顯赫其神靈。上帝豈不安乎。豈不安其配天禋祀乎。蓋女子以不無子者。旣居然生子矣。明天特生之異。必其配祀無不安也。詩序所謂推以配天者。此其詩一章。二章所以推之之絲也。其詩卒章。言上帝居歆者。與此爲相應也。其詩三章言誕寘之隘巷者。明其棄而不死之異也。后稷所以名棄也。詩魯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蓋不言姜嫄祀郊禖也。詩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亦不言有娀祀郊禖也。周人所以因商頌禘有娀者而禘姜嫄也。互詳君奭配天疏。列女傳云。履

迹而孕。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則何謂克禋克祀乎。皆失之矣。或曰。周書酆保篇云。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乃命曰。祀于上帝。言文王也。何也。此周史記之雜者也。當愼擇焉。周書程典篇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蓋六州者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則言九州者非其實也。商方祀天。勤事商者豈祀天而奪之乎。尤非其實也。或曰周書武寤篇云。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孔鼂注云。牧野將戰。先禱天地也。何也。此孔注之失也。論語云。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豈謂天地乎。晉語云。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亦侯國也。周書世俘篇云。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蓋禮所謂既事而柴也。今大誓

言祭天。此僞者之亂經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多士云。天惟畀矜爾。召誥云。天亦哀于四方民。此其所襲也。言從欲者。襲左傳國語。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

爾尚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

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禮運云。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其所襲也。時哉者。襲論語之爲文也。昭二十七年左傳云。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非與鱄設諸謀弒逆之時乎。禮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非父死因以爲利之時乎。今僞者襲而竄之爾。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戊午者襲書序爲之也。莊三年左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書序云。戊午。師渡孟津。蓋戊午者方渡之一日爾。今書次者。則僞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此襲湯誓牧誓諸文爲之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文十八年左傳云。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行父雖未獲吉人。

去一凶矣。此季文子使史克對君問之辭也。行父文子名也。詩天保云。惟日不足。此其所襲也。言我聞者。襲牧誓稱古人之言以發端也。犂古通黎。墨子云。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尸子云。昔者商紂有臣曰王子須。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皆其所襲也。微子云。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又云。我用沈酗於酒。昭十六年左傳云。皆昵燕好也。易云。比之匪人。皋陶謨云。朋淫于家。召誥云。以哀籲天。酒誥云。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亦其所襲也。仇與讎通。釋文云。比毗志反。晉語云。威權在君。荀子云。境內之事。人主無有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今寫之爲脅權。爾僞傳云。脅上權

命。以相誅滅。其本意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以夏先言者。襲多方。多士爲之也。於天降言黜夏命者。襲書序言黜殷命也。釋詁云。辟君也。釋言云。若順也。太公六韜云。夫紂流毒諸侯。欺侮羣臣。失百姓之心。皆其所襲也。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此於上文及上篇所言者。其辭雖異也。其意多複焉。僞者豈不知乎。將別爲之。則苦無所襲矣。禮坊記云。食浮於人。蓋浮者勝而浮多也。易序卦云。剝者剝也。言喪之盡也。禮

文王世子云。語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蓋君德之善也。宣二年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言虐殺也。大戴禮保傅篇云。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蓋四輔之一也。此其所襲也。自謂己而下。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監與鑑通。墨子所引者曰。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蓋伐紂後告戒之辭。而史以附於大誓者也。今乃以殷王竄之爲夏王乎。且言於伐紂時乎。墨子所引者。經文之用韻者也。曰。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曰。上帝不順。祝降其喪。今竄之僞大誓下篇。曰。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今竄之僞伊訓篇。而在大誓則去焉。閻氏云。此於用韻之文。盡失其本來矣。釋文云。喪息浪反。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大誥云。今天其相民。此其所襲也。自朕夢而下。襲周語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自同心同德而上。襲左傳所引大誓文爲之也。左傳所引者曰。余有亂十人。論語引此文。余作予。皆無臣字。舊本釋文可攷也。故馬鄭論語注。皆以文母列十人。以明有婦人焉。而不疑子之臣母也。管子云。大誓曰。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今僞者襲而竄之。遂加臣字爾。唐石經於論語旁加臣字。則本無臣字可知也。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今詳逸

文。荀曰亂臣。則子無臣母焉。其列十人者。不以文母而以邑姜矣。雖皆婦人。然自武王言之。文母則其母也。邑姜則其妻也。誓師而及其母。則不嫌於用婦人。誓師而及其妻。則嫌矣。非所以伐紂之道也。史記言大誓云。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而謂武王不自嫌哉。此僞者之亂經也。自雖有周親而下。襲論語所引文爲之也。墨子引此文。與論語略同。蓋稱傳曰而引之。不稱大誓也。今詳逸文。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言視聽者。襲孟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言予過者。襲論語所引文爲之也。今詳逸文。湯誓云。今朕必往。此以亳衆不欲往而告之也。武王伐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

侯。則無不欲往者矣。而曰。今朕必往。奚爲乎。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襲孟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其與孟子所引者有不同。皆竄之也。文不同而意同。亦僞者故爲異文爾。孟子所引者。曰。則取于殘。非其文之曲者乎。僞者竄之。其文不如也。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勖哉夫子者。襲牧誓爲之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此其所襲也。僞傳云。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蓋以爲紂不易敵也。孟子云。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此其言武王弔民時邪。史記云。武王至商國。

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此其猶孟子所稱邪。蓋弔民而民拜之也。今以爲誓師乎。若崩厥角。稽首。蓋敘事之辭也。今以爲王言乎。稽首者蓋百姓之喜也。今以爲懔懔乎皆竄之也。此閻氏所以辯其僞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商書云。咸有一德。盤庚云。永肩一心。詩武云。耆定厥功。此其所襲也。漢志引大誓云。立功立事。可以永年。皆其所襲也。詳今古文大誓篇。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今襲其爲文也。詩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蓋文王既有六師矣。呂氏春秋云。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周語云。布戎于牧之野。所以厲六師也。此其所襲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牧誓云。逖矣西土之人。此其所襲也。酒誥云。我西土棐徂邦君。又云。越庶伯君子。今襲其爲文也。言天顯者。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彰與章通。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屛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此於上篇及中篇所言者。其辭雖異也。其意多複焉。夏書云。威侮五行。蓋五常者五行之理也。禮哀公問云。荒怠敖慢。亦非敬也。商書云。惟王淫戲用自絕。荀悅漢紀云。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受自絕于天。言自取之也。酒誥云。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此其所襲也。淮南子云。紂斮朝涉之脛。史記云。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詳古通佯。呂氏春秋以斮脛剖心與刳剔孕婦。謂之三淫。又謂之殺三不辜。釋詁云。痡病也。皆其所襲也。僞傳云。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蓋卽淮南子之說也。史記言大誓云。是宗是長。是信是使。牧誓有此文。宗作崇。宣

三年左傳云。商紂暴虐。此其下文所謂姦回昏亂者也。商書云。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吾家耄遜于荒。父師若曰。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又曰。我不顧行遯。則放黜可知也。詩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則其所屏棄故也。王制云。屏之遠方。蓋屏者遠棄之也。王制言作淫聲奇技。月令言作淫巧。漢志言紂爲淫聲以悅婦人。亦其所褻也。列女傳云。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今僞者褻而竄之爾。釋文云。斮側略反。痡普吳反。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言帝祝者。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說文云。

周書曰。孜孜無怠。皆其所襲也。詳今古文大誓篇。其餘襲湯誓牧誓諸文爲之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荀子議兵篇云。湯武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大誓曰。獨夫紂。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呂氏春秋云。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淮南子云。伊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此古人之言。以告戒其君爾。今竄之爲民相告之言。且竄之爲武王以告勸其民。則安矣。況曰汝世讎乎哉。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

人。謂之一夫。蓋一夫者獨夫也。獨夫非君也。故以獨夫而誅之。則天下萬世之公也。此伐紂之道也。以汝世讎而誅之。則一已之私也。非伐紂之道也。何僞者之妄乎。哀元年左傳云。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此告吳滅越而去寇讎也。戰國策引此爲書辭。去疾作除害。今襲而竄之爾。莊十七年穀梁傳云。殲者盡也。釋詁云。迪進也。登成也。辟君也。又云。滅殄絕也。則殄亦滅也。宣二年左傳云。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皆其所襲也。言洪惟。言誕以爾者。

襲大誥多方諸文爲之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此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墨子所引者。曰。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言四方之光。繇西
土始也。何史文之曲而達也。孟子稱長息言舜云。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其爲文同也。今僞者竄之僞對文爾。乍古通
作。康誥云。誕受厥命。多方云。尹爾多方。皆在有天下後言
之矣。今武王方伐殷。其下文且以受克予爲言也。乃遽自
言誕受多方乎。墨子所引者。曰。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此其
告言附於大誓而見焉。非其誓師也。今乃以爲誓師乎。且
不言大帝。則於何而受之乎。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

此襲禮坊記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

武成

逸古文。有武成焉。鄭書序注云。武成建武之際亡。信矣。劉向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蓋其校書時。武成猶存也。漢志云。尚書五十七篇。蓋武成既亡也。今有武成者。則僞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此襲漢志所引武成文爲之也。今詳逸文。旁古文當作菊。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蔡氏云。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蓋言其錯簡也。緜今攷之。則僞者故爲錯簡爾。將使人謂孔壁中古本有然也。是不

疑其太完矣。能無信乎。言四月者。襲漢志所引武成文爲之也。今詳逸文。漢志所引者。其言月也。曰死霸。曰生霸。今僞者竄之爲生明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今襲其爲文也。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史記略同。史記云。放牛於桃林之虛。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皆其所襲也。僞傳云。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弗復乘用。蓋傳以禹貢大華言之也。閻氏云。華山。非大華也。此水經注稱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也。胡三省

通鑑華陽君注可攷也。今在陝西商州。雒南縣東北。與桃林之野相望焉。山海經云。桃林。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今河南。陝州。靈寶縣。至陝西。潼關。皆其野也。豈乏水草之地哉。史記言周穆王時。造父於桃林。得驊騮綠耳溫驪之乘以獻。非周初歸馬之遺種乎。若夫大華山陽。蓋禹貢梁州地也。武王歸馬於斯則遠矣。且如僞傳言。將武王不及一田子方邪。韓詩外傳云。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今謂武王爲之乎。何其歸之非長養之地乎。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漢志云。武成曰。惟四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

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

周廟。此逸古文也。書疏斥之曰。僞武成。是僞其不僞也。則

不僞其僞矣。曲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今僞者以

爲庚戌。剛日也。宜於外事而柴望焉。丁未。柔日也。宜於內

事而祀廟焉。故皆竄之也。今攷祭告武成。一時之宜。安可

以常祭例之乎。召誥云。丁巳。用牲于郊。亦柔日也。洛誥云。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亦剛日也。皆非常祭也。一時之宜

也。禮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今僞者以爲庚

戌祭焉。辛亥又祭焉。是數也。故遂竄之也。今攷宗廟之祭。

異其四時。其不數宜矣。爲其所祭者同也。若夫其所祭者不同。今日廟而翼日郊。非所謂數也。召誥云。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周公之禮也。禮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蓋武成以辛亥郊也。故凡卜郊者用辛焉。今僞者曰庚戌。柴望。禮何以不言郊之用庚乎。凡書言越日者。其數從本日言之。召誥云。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其例也。今其日丁未。越三日。斯己酉矣。今言庚戌者。則僞也。召誥云。侯甸男邦伯。洛誥脫簡於康誥云。侯甸男邦采衞。顧命云。庶邦侯甸男衞。皆其序也。今僞者曰。甸侯衞。豈其序乎。奚爲以禹貢甸侯言周制也。且曰邦甸侯衞。則僞者之不辭也。禮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

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逡與駿通。此其所襲也。釋詁云。駿大也。又云。駿速也。詩淸廟云。駿奔走在廟。皆其所襲也。

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言旣生魄者。襲漢志所引武成文爲之也。魄與霸通。釋詁云。冢大也。大誥云。肆予告我友邦君。又云。爾庶邦君。此成王以天子而稱諸侯也。故不稱冢君焉。牧誓云。我友邦冢君。此武王自以諸侯而稱所會諸侯也。故稱冢君焉。今僞者於下文王言。則不稱冢君而稱羣后也。而於此文敘事。反稱冢君乎。此僞者之疏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詩生民云。時維后稷。又云。卽有邰家室。詩公劉云。篤公劉。史記云。文武攸興。古公王跡。又云。王瑞自大王興。迹與跡通。詩皇矣云。維此王季。又云。王此大邦。周語云。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又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此其所襲也。禮大傳云。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言牧野既退。同時

而追王三王也。其言追王文王。是矣。若大王王季非追王
於其時也。中庸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
王王季。明文王先追王也。今据詩緜云。古公亶父。蓋未追
王也。而其詩則云。文王蹶厥生。蓋既追王也。中庸豈不足
徵乎。金縢云。公乃自以爲功。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史
乃册祝曰。若爾三王。此在既克商二年矣。豈告武成時乎。
且自金縢言之。安知其敘所告者非史之追稱歟。又安知
其敘所祝者非册之統稱歟。周語云。我先王不窋。蓋與先
王后稷皆以非追王而統稱王也。韋注云。商頌亦以契爲
元王也。然則三王之稱。未可以爲同時而追王也。彼禮大
傳之失。而僞者襲焉矣。可哉。洛誥云。篤前人成烈。多士云。

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禮祭統云。衞孔悝之鼎銘曰。其勤公家。周書祭公篇云。用應受天命。膺與應通。康誥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又云。誕受厥命。言文王也。中夏而區分之。則多方矣。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皆其所襲也。詩大明云。有命既集。言天命集於文王也。今僞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非也。詳今古文大誓篇。中庸云。善繼人之志。言武王也。今僞者竄之。則武王之志荒矣。閻氏云。中庸所謂志者。制禮作樂之志也。此所謂志者。欲集大統之志也。大王之太

釋文音太。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周語云。布令于商。底紂之多罪。韋注云。底致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皇天后土謂天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蓋禮言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周官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此其所蘉也。然伐紂時豈祭天乎。詳僞大誓。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墨子所引

傳文也。蓋傳亦書也。自雖有而下。與論語所引者略同。閻氏云。此武王既定天下。或望祀或巡狩而告岱宗之辭也。故論語所引者亦犾於周有大賚後焉是也。詩桑柔毛傳云。隧道也。詩緜毛傳云。醜衆也。醜在句中互文也。南蠻東夷北貉。獨不言西戎者。牧誓云。逖矣西土之人。則西戎若蜀羌髳彭者。皆周有之也。或曰蓋武王將事於泰山之道。其傳曰。泰山乎。有道曾孫周王有事於伐商大事。既得仁人。庶幾作事以敬乎。彼商紂有中夏及衆外夷矣。且商所有者。豈惟有中外之衆哉。雖有至親。不如周之仁人。此所以克商而有萬方也。今萬方有罪。惟予一人之罪。敢不敬乎。此其傳之本義也。緜今攷之。墨子所引者。曰周王。曰萬

方。其爲既定天下無疑也。今僞者乃竊之爲伐紂時祭告乎。詩大明云。矢于牧野。維予侯興。蓋伐紂時稱侯不稱王也。或曰。周王者史追加之爾。夫敘事之文。若牧誓稱王曰者。史追加之也。此爲祝辭。則無追加之者也。禮郊特牲云。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今曰有道曾孫者。亦其例也。曲禮云。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今不曰周侯而曰周王者。則僞也。或曰。史記云。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蓋自周以前。王非天子號也。是不然也。詩長發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非商之天子稱王者乎。故詩殷武云。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明諸侯不稱王也。商王廟號則稱帝焉。蓋周

所貶者。謂廟號不稱帝爾。史記殷周本紀可攷也。今僞者豈謂是乎。湯誓云。不敢不正。王制云。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襄八年左傳云。以討亂略。周官職方氏云。四夷八蠻九貉五戎。貊與貉通。君奭云。罔不率俾。皆其所襲也。昭七年左傳云。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今僞者竄之爲告神爾。或曰。此承上文王若曰之辭。亦告諸侯也。非錯簡也。其錯簡者。惟旣生魄一節之文。脫於丁未一節下焉。其自王若曰。至天下大定。皆追敘而告諸侯者也。是不然也。書疏於僞武成。雖不察之矣。然自王若曰。至無作神羞。則疑之云。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不得惟誦禱辭而已。蓋以爲其辭之不次也。如以

追敘言之。所謂惟爾有神尚克相予者。其於上下文尤不类矣。以是知其故爲錯簡也。此僞者之巧也。僞傳讀曰。罔不率。曰。俾恭天承命。非僞經之本意也。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釋詁云。肆故今也。書堯典疏稱鄭禹貢注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此夏書稱周王者。周。非代名也。魯語云。忠信爲周。謂忠信之王也。今僞者竄之爲周武王爾。其餘則襲孟子所引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孟子所引者曰。紹我周王。昭與紹聲相近也。故竄之也。孟子所引者。史敘事之辭也。今

以爲武王自述焉。則其辭夸矣。大誥云。興我小邦周。豈或夸乎。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蓋合下文言之也。下文自既戊午至萬姓悅服。僞者當分節焉。蔡氏以此合之。非僞者之本意也。襄十八年左傳云。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禱曰。荀捷有功。無作神羞。又云。唯爾有神裁之。惟與唯通。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公子城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予。哀二年左傳云。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此其所襲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大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漢志云。武成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此其所襲也。然於戊午則蒙上文惟一月而言矣。於癸亥甲子則不月焉。此僞者之疏也。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此史之日而不月者也。以所書皆其日其事也。且必佗篇既書月焉。安有同篇更端。而或月或不月乎。不自亂乎。易大有象傳云。順天休命。詩大明云。殷商之旅。

其會如林。又云。矢于牧野。史記云。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此與荀子言紂卒易鄉者略同。中庸云。壹戎衣而有天下。一。與壹通。六韜云。聚國而爲天下。各樂其所。命之曰大定。皆其所襲也。古謂敗奔曰北。史記管仲傳云。吾三戰三北。是也。夫孟子於武成。不信其血之流杵者。何哉。以其言戰也。故論衡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蓋統言其戰也。未析言其倒戈之北也。當論衡時。武成不猶存邪。如旣析言其倒戈之北也。孟子奚爲不信之乎。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此荀子明其意而言之。以史未析言故也。今連倒戈之北爲文者。則僞也。呂氏春秋云。武王克殷。復盤庚之政。史記云。釋

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又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樂記云。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論語云。周有大賚。亦其所襲也。史記云。式智者之門。謂箕子也。蓋留侯世家言之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水經注云。朝歌南牧野有比干墓。今在河南衞輝府汲縣北。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敎。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僞武成之篇終也。蔡氏云。此當在大邑周之下。漢書地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其所襲也。書疏引孟子班爵祿章言之。非僞經之本意也。閻氏云。孟子言爵五等。天子列焉。其地四等。豈三

等乎。禮文王世子云。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又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惟與唯通。堯典云。敬敷五教。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皆其所襲也。釋詁云。惇篤厚也。則惇亦篤也。論語所謂篤信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明義者若斯也。文二年左傳云。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以秦伯猶用孟明。孟明懼而增德也。魯語云。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又云。皆有功烈於民者也。蓋報先世之功者若斯也。文四年左傳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蓋報當世之功者若斯也。管子云。垂拱而天下治。亦其

所襲也。古史之文。堯典中有約敘灋焉。今襲其爲文也。惟食喪祭之惟。猶與也。襲禹貢惟木之惟也。

旅獒

釋詁云。旅陳也。釋文引馬云。獒作豪。酋豪也。書疏引鄭云。獒讀曰豪。蓋皆以爲西戎之豪也。其曰旅者。謂陳告西戎之豪也。詳書序辯。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亦陳告之也。故序以旅巢命次旅獒後焉。僞傳云。犬高四尺曰獒。此釋爾義也。蓋如字釋之。謂以貢獒而陳戒也。夫逸古文旅獒。馬鄭既傳之矣。苟其篇有貢獒之文。則馬鄭安有以獒爲豪者哉。說文云。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其不引尚書而引宣二年春秋傳也。以旅獒非言

犬。故也。今言貢獒者。則僞也。自僞者言之。周書於巢伯曰旅巢。於獒犬亦曰旅獒。何其不類乎。此僞者之窒也。林氏以旅獒爲西旅之獒。此以序言西旅獻獒者推之也。亦豈不爲僞者所誤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魯語云。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此其所襲也。書序云。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蓋獒者豪之假借也。鄭以爲西戎獻見其豪。殆猶獻俘之獻也。今僞者竄之。則遂以爲獻犬爾。周書王會篇言渠叟之鼩犬。匈奴之狡犬矣。而不言西旅之獒也。且言伊尹制獻

令矣。其於正南甌鄧桂國。請令以矩狗爲獻。而於正西昆侖狗國。則無獻犬之令也。僞者以爲今獻獒其不如令歟。將大保能無訓歟。則其所旅陳者。既曰用訓于王。此召誥所謂旅王也。而其篇乃名之曰旅獒。周書有如是不辭者邪。騊音駒。文選注引周書。騊不作騊。今從之。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孝經云。昔者明王。大學云。先愼乎德。釋詁云。賓服也。盤庚云。無有遠邇。僖七年左傳云。諸侯官受方物。此其所襲也。

惟服食器用者。襲禹貢而約言之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魯語云。仲尼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又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此其所襲也。釋詁云。展。誠也。僞傳云。是用誠信其親親。此僞經之本意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僖五年左傳云。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禮表記云。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此其所襲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又云。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蓋耳目爲物之役爾。心能役耳目而不役於耳目者也。荀子云。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蓋不以心爲形役。故萬物皆致役其心焉。若夫聲則役於耳。色則役於目。猶莊子所謂終身役役也。昭元年左傳云。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此其所襲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職貢不乏。玩好時至。詩關雎序云。在心爲志。論語云。志於道。禮深衣云。以安志而平心也。樂記云。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蓋道在故也。皆其所襲也。襄十四年左傳云。衞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衞侯。衞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其言糞土也。子展子鮮聞

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紇說。蓋道則說而接之矣。亦其所襲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淮南子云。不貴難得之貨。而器無用之物。信十五年左傳云。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敎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大學云。楚書曰。惟善以爲寶。張衡東京賦云。所貴惟賢。所寶惟穀。襄四年左傳云。遠至邇安。此其所襲也。釋詁云。格來也。釋言云。格至也。夫漢文帝卻千里馬。光武帝閉玉門關。謝外國朝貢。其不寶

遠物也。史皆稱焉。謂先王治四海之道當然也。非以冀遠人來至也。如僞者言。豈不反導其君鶩廣而荒哉。論語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此言順與也。所謂遠人者。自中國言之也。蓋來其所當來者也。豈如僞者言乎。史記云。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或以言此文。非僞者之本意也。彼以爲西旅貢獒與征而得之者不同。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呂刑云。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周書諡灋篇云。細行受細名。酒誥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易繫辭傳云。

小人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傷猶累也。臯陶謨云。允迪厥德。盤庚云。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此其所襲也。周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詩殷武云。莫敢不來王。鄭箋云。世見曰王。皆其所襲也。僞傳云。天子乃世世王天下。非僞經之本意也。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孟子云。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今襲而竄之爾。閻氏云。井可言九仞。山當以百仞言也。僞傳云。八尺曰仞。非也。王氏云。攷工記言澮廣二尋深二仞者。尋仞變文。則仞非八尺之尋也。鄭儀禮注云。七尺曰仞。蓋與包咸論語注同。釋文云。行下孟反。累劣僞反。

微子之命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王氏云。此篇用四言排句者多。商周之際。其文固如是乎。恐西漢亦無斯體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多士云。王曰。猷告爾多士。此猷告當連讀焉。僞古文者妄以猷之一字爲句也。失其讀矣。釋詁云。猷。已也。又云。咨。已也。則已亦咨也。此僞者之所据也。今攷多方云。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又云。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如謂猷。咨也。則云嗚呼猷者。於文未適也。釋詁云。猷。言也。則猷告者言告也。豈以猷之一字爲句乎。哀九年左傳云。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漢書平當傳引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

以永年。傳于亡窮。亡與無通。漢冊蓋有惟稽古之文也。禮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禮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此其所襲也。皋陶謨云。虞賓在位。賓猶客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於周爲客。詩有客云。亦白其馬。蓋尚白者殷先王之禮物也。易觀六四云。利用賓于王。皆其所襲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詩商頌云。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蓋言齊聖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今襲而竄之爾。多方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多士云。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康誥云。誕受厥命。禮祭法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魯語。虐作邪。漢書云。慶流苗裔。皆其所襲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文元年左傳云。踐修舊好。詩振鷺云。以永終譽。以此知微子之有令聞也舊矣。詩文王云。令聞不已。詩商頌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僖十二年左傳云。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王曰。予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此其所襲也。篤與督通。詩生民云。上帝居歆。詩閟宮云。建爾元子。康誥云。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皆其所襲也。下民

祇協者。襲多士言民祇也。漢書董賢傳云。上以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亦其所襲也。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康誥言知訓者。則云商耈成人。若微子其人也。故僞者襲焉。康誥云。往盡乃心。又云。明乃服命。詩假樂云。率由舊章。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此其所襲也。詩商頌云。衎我烈祖。釋詁云。律。則。灋也。詩抑云。維民之則。言民灋之也。今襲而竄之爾。文侯之命云。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詩節南山云。天子是毗。康誥云。乃以殷民世享。詩

文王云。萬邦作孚。詩崧高云。式是南邦。又云。南國是式。詩振鷺云。我客戾止。又云。在此無斁。皆其所襲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康誥云。往哉。又云。勿替敬典。詩韓奕云。無廢朕命。釋詁云。替廢也。襄十四年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此其所襲也。

蔡仲之命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蔡仲之祖。文王也。卽成王之祖也。洛誥稱周公告成王者。則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繇是推之。成王告蔡仲。當言我文祖矣。今蔡仲之命。則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以成王言而稱文王曰乃祖。既無

美稱且若成王與蔡仲不同祖者非僞古文之不能自掩也夫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大宰釋詁云冢大也大與太通詩臣工毛傳云工官也論語云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此其所襲也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稱及者明管叔爲罪首也今曰羣叔流言是孰爲罪首乎非史之書澀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唯與惟通

周書作雒篇云。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周官大司寇云。三年不齒。此其所襲也。詩車鄰。令與鄰韻。則淩與鄰古音通矣。故僞者竄之也。周書孔鼂注云。郭淩地名。蓋不詳所在焉。僞傳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閻氏云。此臆說也。釋文云。蔡蔡叔上蔡字素達反。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呂刑云。以敎祗德。今以蔡叔之刑也。故僞者襲焉。定四年左傳言蔡叔云。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書序云。蔡叔旣沒。王命蔡仲踐諸

侯位。此其所襲也。僞傳云。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書疏申之。謂周官冢宰。施則于都鄙。建其長。立其兩。是立二卿也。且謂史記世家云。周公舉胡爲魯卿士。周公不就魯。安得舉之。蓋以史遷說爲謬矣。然周公亦何不能使魯公用之乎。魯之卿士。自周公視之。皆已卿士也。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史記錄序。邦作封。蓋古通也。故僞者襲焉。僞傳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非也。漢志。汝南郡上蔡縣。自注云。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左傳杜注同。繇是言之。安所得圻內之蔡乎。閻氏云。蔡叔父子所封。同在上蔡。是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定四年左傳言蔡仲改行帥德王命之以蔡矣。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此其所襲也。率與帥通。釋宮云。猷道也。蓋行迹之所繇也。康誥云。小子封。又云。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詩閟宮云。俾侯于東。易象傳云。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魯語云。臧文仲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皆其所襲也。言爾尚爾乃者。襲酒誥爲之也。孝經云。以孝事君則忠。釋詁云。邁行也。呂刑云。罔不惟德之勤。漢書蕭望之傳云。作憲

垂憲。爲無窮之規。亦其所襲也。康誥云。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其言乃文考者。汝文考也。自民於康叔言之也。非自武王於康叔言之也。蓋兄之告弟。無稱乃父焉。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酒誥云。乃穆考文王。其言乃者。語辭也。非訓汝也。今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此言乃者。非訓汝不可也。蓋若盤庚告臣。稱乃祖者矣。非成王所以命同祖之蔡仲也。何其妄哉。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與僞大甲下篇略同。蓋僞者雖有所襲而苦不能多也。

亦僞者之窮也。僖五年左傳云。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其所襲也。惟厥之惟。思也。襲釋詁義也。孟子云。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其斯非各有所歸乎。仁則善。不仁則惡。治則興存。亂則廢亡。今僞者襲而竄之爾。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釋詁云。績事也。今僞者襲焉。釋詁云。績功也。僞傳云。勉汝所立之功。立之爲言。非其本文也。禮檀弓云。脩其班制。以

與四鄰交。此禮運所謂講信脩睦者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詩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詩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此其所襲也。康誥云。小人難保。故云用康保民。詩假樂云。率由舊章。釋詁云。由自也。則自亦由也。鴻範云。視曰明。聽曰聰。明作哲。聰作謀。蓋其不妄作者也。鴻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又云。皇極之敷言。蓋正言之無側者也。故云人用側頗僻。則其側言可知矣。詩抑云。謹爾侯度。此盤庚所謂正法度者也。皆其所襲也。康誥云。則予一人以懌。文侯之命云。若汝予嘉。亦其所襲也。或曰。詳古通祥。善也。此非僞經之本意也。僞傳云。詳審汝視聽。其本意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康誥云。往哉。封。又云。聽朕告汝。盤庚云。無荒失朕命。此其所襲也。

周官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書疏引鄭云。周官亡。蓋鄭傳逸古文而知之矣。鄭志稱趙商引周官文而問之者。殆孔氏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鄭於書序。立政次周官後焉。今立政官名。僞周官不與之同。僞者乃竄而次立政於其前也。若立政之先。官名猶未定者然爾。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詩桓云。綏萬邦。周語韋注云。聘者王者所以撫萬國存省之。詩韓奕云。榦不庭方。釋詁云。庭直也。毛傳同。隱十年左傳云。以王命討不庭。襄十六年左傳云。同討不庭。閔元年左傳云。天子曰兆民。易林云。鼎足承德。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此其所襲也。書序云。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皆其所襲也。周九服而言六服者。自要服之內言之。皆中邦也。僞者以爲官制之所及也。其言巡侯甸。則室矣。成王東征踐奄。豈皆侯甸乎。董正者。襲釋詁義也。治官者。襲周官冢宰義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詩巧言云。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老子云。爲之于未有。治之

于未亂。此其所襲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上文稱王曰矣。此又加曰。若綴旒然也。襲周書言又曰者而失之也。堯典云。曰若稽古。又云。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又云。班瑞于羣后。而其總百事者。則云。使宅百揆。立政云。和我庶獄庶慎。易乾彖傳云。萬國咸寧。此其所襲也。禮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其不言官五十者。虞承於唐。堯典固言百工。故也。閻氏云。文雖不同。亦夏商之官倍於唐虞也。釋詁云。乂。治也。立政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遂云。國則罔

有立政用憸人。皆其所襲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祗勤于德者。襲呂刑爲之也。詩車舝云。高山仰止。釋詁云。時是也。釋言云。逮及也。若順也。迪道也。道與導通。皆其所襲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禮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唯與惟通。此其所襲也。周官保氏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

三年事。此周禮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蓋鄭以周禮有師氏保氏而無師保也。今於書君奭序辯焉。其言周禮者。漢志所謂周官經也。其引成王周官者。或曰。書亡篇之逸文。見於佗說者也。今僞者襲之而益其辭爾。攷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漢書陳平傳云。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塡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塡與鎭通。漢書丙吉傳云。三公典調和陰陽。蓋漢制以丞相爲三公也。釋詁云。燮和也。皆其所燮也。太本不作大。故釋文無音焉。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周禮之周官云。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蓋言三公。未言其分名也。攷工記九卿注云。六卿。三孤。周官掌次注云。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王制注義同。貳猶副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賈誼新書略同。此其所襲也。易繫辭傳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堯典云。欽哉。惟時亮天功。釋詁云。欽寅敬也。曲禮言天子云。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皆其所襲也。釋文云。少。詩照反。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釋詁云。冢。大也。大。古通太。大宰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此其所襲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周官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鄭禮注云。擾。亦安也。大宰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堯典云。敕我五典。又云。敬敷五教。蓋五教者五典之教也。周官云。司徒掌十有二教。蓋以五教析之也。此其所襲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官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又云。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此其所襲

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官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又云。凡制軍。王六軍。詩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毛傳云。天子六軍。顧命云。張皇六師。此其所襲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周官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又云。大司寇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馬禮注云。詰猶窮也。此其所襲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周禮之周官。六官也。而冬官亡矣。小宰云。冬官掌邦事。其

事可推也。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又云。咨禹。汝平水土。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定四年左傳云。聃季爲司空。又云。聃季授土。齊語云。四民者。勿使雜處。蓋管仲之遷。士。農。工。商。皆異居也。此其所襲也。僞傳云。主國空土以居民。傳言司空者。未析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云。空。穴也。古人穴居。其義也。蓋以名居民之官。不忘本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周官。天。地。春。夏。秋。冬。六卿之職。各統其官。皆云。使帥其屬。率。與帥通。宣三年左傳云。貢金九牧。蓋九牧者。九州之伯也。周語云。先王之於民也。阜其財求。韋注云。阜。大也。此其所襲也。周官小宰鄭注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

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職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灋之。皆其所襲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周官大行人云。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繇是言之。蕃國者要服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皆九州之外也。故繼世而朝焉。要服之內皆

九州之內也。蓋中邦也。其六服皆以服數而朝矣。今僞者乃言五服之朝已乎。且言六年一朝已乎。僞者於篇首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是自要服之內言之也。今朝者五服。而要服不朝。何以爲六服承德乎。昭十三年左傳云。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此春秋之霸。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蓋變乎周制。遂託古制而行之也。今僞者襲而竊之爾。故閒朝之制。亦三年一朝矣。今僞者非其制也。書疏以此悉傳於叔向之言。則惑矣。周之九服。不數王畿。蔡氏幷王畿爲六服焉。將以通乎五服之朝也。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自考制度而下。

襲堯典爲之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自此而下。僞爲訓廸之辭也。漢書劉向傳云。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令而反。是反汗也。後漢書胡廣傳云。政令惟汗。往而不反。文六年左傳云。以私害公。說文云。倉頡作書。背厶者謂之公。臯陶謨云。黎民懷之。詩鼓鐘云。懷允不忘。此其所襲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昭六年左

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詩節南山云。俾民不迷。堯典云。曰若稽古。釋詁云。典常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事不師古。孟子云。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漢書張釋之傳云。文帝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文帝迺止不拜嗇夫。蓋防其亂也。此其所襲也。論語云。疑思問。又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爲者學也。臯陶謨云。在治忽。禮哀公問云。荒怠敖慢。襄二十一年左傳云。怠禮失政。曲禮云。宦學事師。又云。涖官行灋。莅與涖通。禮學記云。官先事。禮緇衣引兌命云。事煩則亂。皆其所襲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孟子云。尚志。又云。大人之事備矣。蓋功者事也。易繫辭傳云。可大則賢人之業。蓋廣者大也。易乾文言云。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呂刑云。罔不惟德之勤。此其所襲也。論語云。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蓋何有者無難之辭。無艱則罔後艱矣。史記云。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非有後艱者乎。官人五服斧爲之章。貴能斷也。皆其所襲也。釋文云。斷丁亂反。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戰國策云。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

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莊二十四年左傳云。儉德之共也。共與恭通。孟子云。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襄二十年左傳云。詩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泰誓云。其心休休焉。詩甫田云。勞心忉忉。襄十一年左傳云。書曰。居安思危。此其所襲也。揚雄太元云。出禮。不畏入畏。今襲而竄之爾。范望太元注云。出禮入刑。今僞傳云。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其本意也。僞者曰。作僞心勞日拙。是何其不自反乎。是將謂僞古文者。雖心勞也而日巧矣。而後世察之者曰嚴。卒以亂經故而干賊道之罪名。豈不拙哉。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荀子云。惟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者寵則必榮。漢書劉向傳云。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此其所襲也。僖五年左傳云。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蓋尨茸者狐裘之雜也。以興國政之雜焉。厖與尨通。釋文云。厖武江反。其本讀也。周官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鄭禮注云。故書尨作厖。杜子春云。尨謂雜色不純。今僞者竊之爲政厖爾。釋言云。偁舉也。稱好也。詩賓之初筵云。各奏爾能。易比六三云。比之厞人。孟子云。以爲不勝其任矣。皆其所襲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詩雨無正云。三事大夫。釋詁云。亂治也。釋詁。右助義同。佑
與右通。康誥云。用康保民。洛誥云。我惟無斁其康事。此其
所襲也。

君陳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禮坊記鄭注云。君陳
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此言蓋者。鄭亦以篇亡而不決之
爾。或曰。漢書王莽傳云。周公之子七人。蓋伯禽及凡蔣邢
茅胙祭也。魏志武帝紀注云。周公八子。並爲侯伯。將以君
陳合言之歟。今無緜稽也。僞傳云。君陳臣名。因以名篇。然
其篇曰君陳。而不曰君陳之命。則決其非命君陳之辭也。
且据禮坊記所引者而推之。亦決其非命君陳之辭也。是

亦異於左傳言命以伯禽者矣。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夫成周之正。王官之長也。此殆君陳爲成周之正而告庶邦之臣也。酒誥毖庶邦之臣。其例也。史錄其辭。故名之曰君陳焉。必不如僞者命君陳之辭也。趙氏孟頫云。書不幸而至於亡。今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其僞亂之邪。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周語云。令德孝恭。康誥云。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堯典云。欽哉。釋詁云。欽敬也。襄十四年左傳云。王賜齊侯命曰。敬

之哉。此其所襲也。論語云。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何晏集解云。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蓋自兄弟而上。皆書辭也。漢讀不以孝乎絕句焉。蔡邕石經。孝乎作孝于。則且不能從于絕句矣。說苑云。孔子曰。詩不云乎。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論語引書。非其例也。今詳逸文。自施於而下。皆孔子釋書之辭。故於不作于。與論語本文作於者一例也。且孔子稱書云者。不稱君陳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釋經之家。反据此以釋論語焉。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

訓。惟民其乂。

襄十四年左傳云。王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師保萬民。又云。茲率舅氏之典。釋詁云。典常也。康誥云。惟民其康乂。此其所襲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僖五年左傳云。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臯陶謨云。予思日孜孜。康誥云。無康好逸豫。此其所襲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自由聖而上。襲禮緇衣所引君陳文爲之也。論語云。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今僞者竄之。徒言風草。豈其析乎。王氏所以斥其割剝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多方云。圖厥政。釋詁云。艱難也。論語云。爲之難。僖十年左傳云。不有廢也。其何以興。論語云。繹之爲貴。此其所襲也。其餘則襲禮緇衣所引君陳文爲之也。今詳逸文。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此襲禮坊記所引君陳文爲之也。今詳逸文。釋詁云。后君也。坊記所引者。曰。爾君。曰。我君。謂庶邦之君也。蓋君陳爲成周之正。而告庶邦之臣。故稱爾君焉。其臣自稱。則我君

也。禮緇衣云。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曰師。曰庶。皆言衆也。亦可見其告庶邦之臣也。坊記所引者。則云。於乎。是惟良顯哉。鄭注云。美君之德。蓋爲臣者相告我君其若是也。今僞者乃竄之爲君命臣稱君善而美以良臣乎。坊記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遂引君陳此文而明之。王氏云。大誓爲人子之辭。則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辭矣。是也。蓋君陳爲人臣愛君之辭。猶大誓爲人子愛親之辭也。春秋繁露引此文而釋之云。此爲人臣之灋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蓋董子以良爲良臣。與鄭不同。而以

其辭爲人臣之辭。亦無不同。皆不言成王命君陳也。葛氏云。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至於有過。則將誰執哉。此蔡氏所從也。王氏應麟云。善則稱君。事君之讜。然君以是告其臣。其弊爲諛。闇愎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此皆察斯言之失也。而未察古文之僞也。夫成王顧命。疾既彌留。猶無以失言亂命者。豈其治命而反失之也。顧命云。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今導諛之非。成王必能察其幾矣。閻氏云。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惠氏云。果成王失言。孔子胡爲錄之以訓後世乎。此僞者之亂經也。

王曰。君陳。爾惟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

制。從容以和。

丕訓者。龔立政爲之也。鴻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鬼谷子云。與貴言者。依於勢。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事皆決于法。刻削。毋仁恩和義。毋古通無。此其所襲也。易說卦言倚數者。蓋倚此以起彼焉。今竄之爲倚法爾。昭二十年左傳云。猛以濟寬。政寬則民慢。學記云。相說以解。又云。待其從容。皆其所襲也。釋文云。從。七容反。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禮文王世子云。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釋言云厥其也。若

順也。詩大叔于田毛傳云。狃習也。堯典云。寇賊姦宄。康誥云。自作不典。又云。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釋詁云。典灋常也。不典者。敗常灋也。細猶小也。此其所襲也。周官司刺有三宥之文。今竄之爲三不宥爾。其曰。姦宄。曰敗常。曰亂俗。蔡氏以爲三也。此僞經之本意也。然姦宄非二者邪。則四之而非三矣。成十六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蓋二者不同也。宄與軌通。僞傳云。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此傳言三犯。非僞經之本意也。書疏云。此所犯小。言三者。再猶可赦爾。然姦宄敗亂。雖小必治之。此易所謂小懲而大誡也。豈待三乎。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皋陶謨云。庶頑讒說。又云。格則承之庸之。蓋不忿疾之也。論語云。無求備於一人。又云。小不忍。則亂大謀。周語云。書有之曰。必有忍。若能有濟也。韋注云。若猶乃也。中庸云。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故云。大德敦化。此其所襲也。盤庚云。予其懋簡相爾。蓋簡者閱也。禮學記引兌命云。厥修乃來。其不來者。即其不修也。以此知當閱而別之也。詩十月之交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皆其所襲也。論語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繇是推之。直者必良。枉者必不良。如采木之良不良然也。今襲而竄之爾。夫枉能使直。斯謂之率矣。非以良化其不良乎。今言以良率其不良。則僞者之不辭

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成十六年左傳云。民生厚而德正。白虎通云。性者生也。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禮緇衣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大學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其所變也。康誥云。汝亦罔不克敬典。此告汝德之說也。孝經云。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蓋在善猶在德也。堯典云。黎民於變時雍。易升初六云。允升。大吉。詩巧言云。秩秩大猷。詩賚云。

我應受之。毛傳云。應當也。膺與應通。詩閟宮毛傳云。膺當也。襄十三年左傳云。應受多福。洛誥云。汝永有辭。皆其所襲也。

畢命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史記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此史遷從書序而錄之也。今本書序。言冊畢。不言冊畢公者。脫文也。蓋冊命畢公而治洛之成周也。冊與策通。漢書律厤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此漢志所引者。殆孔氏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或曰。書亡篇之逸文。見於佗說者也。蓋與此

序相應焉。豐刑者畢命策中之大要也。其言作策而特言豐刑。則足以知其爲大要矣。洛誥言王命作冊者。以大要言之。疏云。惟告周公其後。畢命當亦然也。今詳逸文。書疏引鄭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蓋鄭之時。有以冊命霍侯者爲畢命之逸篇。而鄭斥其非也。以其不同乎與此序相應者。故書疏引鄭云。畢命亡。而不曰畢命逸也。與此序相應者。若漢志所引者是也。書疏不僞東晉古文。而反僞漢志所引者。何其惑之甚乎。夫畢命豐刑。漢志本諸劉歆三統術所引者也。苟其僞焉。班氏豈不察之。而錄於漢志邪。班氏爲藝文志。其於尚書家皆察之矣。豈售其僞哉。漢書王莽傳言公孫祿數歆之罪

云。顚倒五經。令學士疑惑。蓋因其有而顚之倒之。非以無
爲有而僞之也。鄭於此無以漢志爲非也。書疏云。不知豐
刑之言何也。今攷豐邑名。刑灋也。序云。分居里成周郊。言
分成周郊之居里也。蓋猶孟子言文王制其田里者。此殆
以文王作豐爲灋歟。是豐刑之義與此序相應也。多士云。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
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故畢命猶分
居里焉。僞傳云。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
傳言序成周者。非也。序於此屬上讀焉。成周者以地言也。
君陳序不曰東郊成周乎。僞畢命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又云。申畫郊圻。愼固封守。又云。公其惟時成周。此傳之所

繇也。蓋僞畢命者昧豐刑之義焉。而於序亦失其讀矣。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召誥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多方云，至于宗周。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詩臣工鄭箋云。釐理也。此其所襲也。其餘則襲漢志所引畢命文爲之也。畢命序亦其所襲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稱父師者。襲微子爲之也。洛誥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此其所襲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

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釋詁云。左右相導也。襄十四年左傳云。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多士云。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鴻範云。家用平康。故鴻範言而家者。猶厥家也。釋詁云。綏康安也。此其所襲也。洛誥云。伻來毖殷。多士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多士云。比事臣我宗多遜。密邇王室者。比事臣我宗也。式化厥訓者。多遜也。左傳有密邇之文。釋言云。式用也。皆其所襲也。今攷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蓋殷民叛而即遷之。其時未有成周矣。序豈足据乎。今僞者以洛誥之毖殷而始言遷洛也。非襲序之失邪。夫所謂頑民者。序則言之。而經無是言也。故多士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

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又云。王曰。告爾殷多士。豈嘗目之頑民而宣言以羞於衆哉。今僞者以頑民竄之爲康王之言也。非所以安殷民也。是誣也。古者以歲星紀年。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謂之紀。猶月令稱月窮于紀者。以十二月紀之也。今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漢志言之矣。自成王七年營成周。迄於康王十二年。故僞者稱旣歷三紀焉。孝經云。移風易俗。論語云。必世而後仁。昭四年左傳云。若苟無四方之虞。康誥云。則予一人以懌。亦其所襲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其以宋升降乎。蓋升降猶盛衰也。禮檀弓所以言道隆道汚也。易彖傳云。革之時大矣哉。蓋時變斯俗變矣。釋詁云。臧善也。詩小旻云。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蓋如孟子言不善變也。此其所襲也。僞者以爲政由俗變。善變者道升而民有所勸焉。不善變者道降而民無所勸焉。晉語云。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韋注云。物事也。釋詁。弼輔義同。亮相義同。晉語云。文王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蓋畢公之相自文王始矣。迨成王顧命。召畢公焉。文武成康。蓋四世也。桓二年公羊傳云。孔父正色而立於朝。魏志王觀傳云。治身帥下。率與帥通。漢書薛宣傳云。垂拱蒙成。愼子云。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

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淮南子云。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注云。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武王垂拱而受成功焉。皆其所襲也。洛誥云。予沖子夙夜毖祀。今襲其爲文也。釋詁云。祇敬也。僞傳云。無不敬德。則其稱言者誰歟。非僞經之本意也。僞經以爲敬父師之言也。盤庚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所謂多者。先王多之也。今曰。嘉績多于先王。此美子孫之臣。稱先王而自多。非善則稱親之義也。豈孝子孝孫所宜言乎。且康王之時。以實事求之。其能多于文武者何績也。此僞者之窒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

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書序所謂分居里成周郊者。今僞古文於此爲之說焉。六辭云。旌別淑慝。表其門閭。禮緇衣云。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文六年左傳云。樹之風聲。告之訓典。此其所襲也。禮緇衣釋文云。義尙書作善。蓋据此僞古文也。宋本緇衣作善。非唐石經之舊也。彰與章通。釋文云。癉丁但反。王制云。司空度地居民。又云。司徒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今僞者襲之。以此爲分別居里矣。而無以明其爲豐刑之義也。率與帥通。申畫者襲漢書地理志言畫壄也。封守者襲禮言封疆之臣也。僞者以此爲成定周郊矣。

豈序之本意乎。

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論語云。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易彖傳云。恆久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易繫辭傳云。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此體要之例也。荀悅漢紀後序云。通達體要。論語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其所襲也。韓非子云。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論語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漢書稱張釋之諫文帝云。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蓋賢乎利口者之憂也。釋詁云。殄絕也。皆其所襲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禮經解云。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詩宛邱序云。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其詩云。子之湯兮。毛傳云。湯蕩也。史記十二諸侯表序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其詩云。德音孔昭。則反刺其陵德也。昭元年左傳云。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此陵德可知也。易頤象傳云。道大悖也。詩關雎序云。上以風化下。蓋變風。斯敝化矣。戰國策云。妻子衣服麗都。孟子云。同乎流俗。此其所襲也。漢書劉向傳云。呂產呂祿席

太后之寵。蓋席猶藉也。詩抑鄭箋云。舊久也。定四年左傳云。無怙富。無恃寵。無敖禮。無驕能。釋言云。怙恃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服美不稱。必以惡終。易家人初九云。閑有家。易大畜九三云。利艱貞。日閑輿衛。皆其所襲也。詩板毛傳云。資財也。論語云。富而好禮。大誓云。可以永年。顧命云。大訓。又云。丕平富。故云。皇天用訓厥道。詩烝民云。古訓是式。鴻範云。既富方穀。又云。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立政云。不敢替厥義德。又云。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亦其所襲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放心既收。是不踰閑者也。何以言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乎。僞者於上文言殷民者。曰式化厥訓。曰世變風移。蓋殷士在殷民中矣。士

者民之望也。未有士風未移而民風可移者也。今於此又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曰。將由惡終。豈不自相矛盾邪。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詩長發云。不剛不柔。哀二十七年左傳云。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蓋衷者中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思其始而成其終。此子產之言政也。呂刑云三后成功。釋

言云。厎致也。淮南子云。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荀子云。澤被生民。論語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襄十三年左傳云。應受多福。膺與應通。召誥云。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鴻範云。是訓是行。史記訓作順。蓋訓者順也。說文云。式灋也。釋詁云。乂治也。此其所襲也。桓三年穀梁傳云。既者盡也。論語云。無衆寡。無敢慢。釋詁云。烈業也。休美也。皆其所襲也。召誥云。王先服殷御事。蓋成王之初。殷叛未久。邦之安危。惟茲殷士。此其時也。而豈所論於康王既歷三紀者乎。康王而後。周室之危。史氏所書。卒不由殷士也。則其有榦有年于茲洛者久矣。故成王顧命無及殷士焉。宣十六年公羊傳云。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云。周道始成。是也。蓋

成周之名。因其事以名其地。其成周之事。則在作洛之始矣。豈至畢命而後言成周乎。今僞者云。惟公克成厥終。又云。公其惟時成周。然則康王以前。其始未成也。何以名成周乎。僞者於篇首云。以成周之衆。則成周者以地言也。何其自戾邪。此僞者之疏也。

君牙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書序云。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今僞者襲焉。夫此周書也。史之爲文。當曰爲大司徒。不當曰爲周大司徒。蔡氏謂序之無義。是也。然序言作君牙之緜。非以作君牙爲命君牙之辭也。蓋其篇曰君牙。不曰君牙之命。則與冏命不同。序以爲此篇

所言。在君牙爲大司徒時也。奚不可乎。今僞者乃以爲命君牙乎。或曰。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則今亦命以君牙矣。然君牙猶君陳也。君陳非命君陳之辭。則以君牙爲命君牙。豈必然邪。禮緇衣云。子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繇是言之。安知此非告君之辭邪。虞書之謨。其篇曰棄稷。蓋告君者也。君牙或其例也。牙與雅通。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盤庚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又云。世選爾勞。僖九年左傳云。加之以忠貞。周官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

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常云。日月爲常。大常之大與太通。此其所襲也。詩江漢云。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蓋天子以事命之。則稱其先人也。必指而稱之。使聞之者知其人而昭其事焉。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其稱南仲者。猶其稱召公也。詩韓奕云。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又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此入覲之常。有稱祖考而無指者矣。非以事命之也。今王命君牙爲大司徒。非以事命之乎。而曰。君牙。惟乃祖乃父。何以不指而稱之乎。則苦無所襲矣。此僞者之窮也。僞者於下文云。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

前人。襲詩江漢義也。然欲襲其稱召公之例而不能。故又
於下文云。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襲詩韓奕義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禮坊記稱大誓云。惟予小子無良。顧命云。嗣守文武大訓。
釋詁云。緒業事也。則緒亦業也。釋詁云。左右助勴也。則左
右亦助也。左與佐通。顧命云。其能而亂四方。易彖云。履虎
尾。詩小宛云。如履薄冰。月令孟春云。魚上冰。蓋冰自春而
薄矣。此其所襲也。先正之臣。唐石經及宋本皆作先王之
臣。今攷僞傳云。父祖之臣。蓋承上文而言。則原作先正矣。
漢書谷永傳云。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蓋永引文侯之命

文。而失其讀也。顏注云。周書君牙之辭。非也。此不知永時無僞君牙爾。然以此知顏所見僞君牙本亦作先正焉。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皋陶謨云。汝翼。大誥云。予翼以于。周語云。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說文云。膂脊骨也。釋詁云。纘繼也。服事也。纘與纂通。襄十四年左傳云。王賜齊侯命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此其所襲也。

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釋詁云。宏大也。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釋言云。式用也。周官大司徒云。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詩抑云。維民之則。論語稱孔子對季康子云。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此其所襲也。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蓋中者民心之本然。孟子所謂我固有之也。所謂性善也。今何以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乎。詩思文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傳云。極中也。此非民心罔中之謂也。僞傳云。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夫民心苟無中。又何能從汝而取中乎。荀子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孟子曰。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禮義者是聖人之所生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此荀子言性惡以詆孟子者也。今僞者乃竊之爲經義

乎。毛讀立如字。荀子言僞者。僞。古通爲。謂人爲之也。非以

誠僞言也。詳堯典南譌疏。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

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釋詁云。艱難也。大誥有永思艱之文。老子云。圖難于其易。

康誥云。裕乃以民寧。此其所襲也。其餘則襲禮緇衣所引

君雅文爲之也。雅古通牙。蓋假借也。今詳逸文。緇衣所引

者。曰。夏日暑雨。曰。資冬祁寒。此互文也。文之至也。其文惟

一資字。而上文從怨絕句焉。今僞者以資通咨。遂竄之爲

兩怨咨爾。緇衣。祈不作祁。今亦竄之爾。夫緇衣所引者。孔

子引之也。必其本文也。如僞古文。將孔子引書而失其本

文乎。釋詁云。咨嗟也。詩吉日毛傳云。丕大也。皆其所襲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自罔缺而上襲孟子所引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僞者以佑啓爲啓佑。以無缺爲罔缺。蓋故爲異文爾。釋言云。若順也。顧命云。用奉恤厥若。又云。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此其所襲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禮緇衣稱詩云。昔吾有先正。釋詁云。由從自也。則由亦從也。詩小弁鄭箋云。由用也。蓋從之則用之矣。釋詁云。時是

也。說文云。式灋也。釋言云。攸所也。釋詁云。辟君也。又治也。此其所襲也。釋詁云。亂治也。蓋亂者本訓。治者反訓也。蓋書之篇中。有文同義同者。多方云。崇亂有夏。又云。因甲于內亂。是也。有文異義同者。君奭云。厥亂明我新造邦。又云。往敬用治。是也。有文同義異者。盤庚云。茲予有亂政同位。又云。亂越我家。是也。然未有亂與治亂同在篇中。如僞古文者。僞說命云。惟以亂民。又云。惟治亂在庶官。僞周官云。制治于未亂。又云。亂爾有政。今僞君牙云。克左右亂四方。又云。民之治亂在茲。其亦傷於蕪矣。

冏命

書序云。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序於周書而稱

周者。其失與君牙序同。其言爲正者。猶論語於大夫而言爲政也。所謂政者正也。非正長之義也。周官。大僕。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小臣祭僕御僕隸僕諸官。皆僕也。而屬於大僕焉。周官注云。僕者侍御於君之名。大僕其長也。是也。蓋大與太通。大者大也。稱曰大僕。其爲長可知矣。又稱正焉。如曰。正長也。其於大僕。若綴旒然。史記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大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蓋序言爲正者。所謂國之政也。此史遷据逸古文言之。而較序尤詳者也。臩與冏通。周官云。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

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繇
是言之。則大僕豈惟出入侍御之司哉。蓋有所待於國而
掌其政焉。故申誡大僕國之政。史遂言其復宰也。而僞古
文云。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僞傳云。太僕
長。太御。中大夫。蓋不知正以言政。非以言長也。御與馭通。
周官。大馭掌馭玉路。其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諸官。皆
馭王車也。秦制。大馭之職。以大僕爲之。今僞者竄之爲周
制爾。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僕秦官。掌輿馬。應劭云。大僕
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閻氏謂此僞經
僞傳所從出者。是也。今冏命兼大馭於大僕之中。而又不
詳於所謂國之政者。與史遷說不同。則僞也。史記云。穆王

立五十五年崩。呂刑云。王享國百年。耄荒。僞古文以其耄而德荒也。故於僞君牙云。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今於僞冏命云。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皆爲初卽位之辭。此僞者之巧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釋言云。宅居也。釋詁云。丕大也。后君也。今曰。居大君。則僞者之不辭也。僞傳云。居大君之位。傳言位者。非其本文也。禮祭義云。必有怵惕之心。易乾九三云。夕惕若厲无咎。枚乘七發云。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詩小戎云。載寢載興。成二年左傳云。吾知免矣。無逸云。厥愆。則曰朕之愆。此其所襲

也。莊七年春秋有夜中之文。言中夜也。詩葛覃毛傳云。中
谷。谷中也。皆其所襲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小宛
云。人之齊聖。釋言云。齊中也。禮運云。大臣灋。小臣廉。成十
七年左傳云。能與忠良。吉孰大焉。詩雨無正毛傳云。暬御
侍御也。釋詁云。辟君也。易繫辭傳云。其出入以度。古史之
記事者。有起居注焉。漢獻帝起居注。唐書藝文志猶存也。
禮經解云。發號出令。詩閟宮云。萬民是若。洛誥云。萬邦咸

休。此其所襲也。立政言文武云。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皆云。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今僞者襲其義而約其辭爾。釋文云。從才用反。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禮坊記稱大誓云。惟予小子無良。賈誼新書云。選天下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又云。大傅匡其不及。此其所襲也。說苑云。孔子曰。木受繩則直。說文云。糾繩三合也。昭六年左傳云。糾之以政。言合繩之也。禮經解云。易曰。差若豪釐。繆以千里。謬與繆通。孟子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趙注云。格正也。釋詁云。紹繼也。

烈業也。皆其所襲也。襄四年左傳云。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蓋古者糾諫無常職焉。禮運云。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蓋禮言王中者。謂前後左右而王居其中也。今襲而竄之爾。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汝作者。襲堯典爲之也。釋詁云。茂勉也。懋與茂通。楚語稱武丁之言云。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余與予通。漢書宣帝紀云。以匡朕之不逮。此其所襲也。書序言伯冏爲大僕正。不言大正也。今何以言大正而不言僕乎。將其職爲何正乎。僞傳云。欲其教正羣僕。傳以爲正者長也。長者所以正

人之不正也。則史遷所謂申誡大僕國之政者孰爲國之政乎。此僞者之疏也。釋詁云。逮及也。上文言不及。今又言不逮。其亦傷於蕪矣。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論語云。友便僻。詩卷阿云。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云。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鄭箋云。媚愛也。詩駟鐵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毛傳云。能以道媚於上下者。蓋反之則爲側媚矣。立政云。其惟吉士。此其所襲也。鄭氏說周官以爲府史以下。官長自辟。僚屬則皆王之命士。蓋鄭据周官而推之也。其自辟者。若漢州郡掾史從事。悉任之牧守。是也。書

疏云。命士以上。人主所用。由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大僕正愼簡僚屬也。此僞者之本意也。多方云。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又云。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蓋謀介者。未遠大介也。是未遠大僚也。則愼簡乃僚在其中矣。故僞者襲焉。唐陸贄欲使諸官各舉其屬。亦多方謀介之義也。唐魏元同上言云。穆王以伯冏爲大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自擇下吏之言也。其未察其僞乎。蓋此言本多方言謀介者也。則僞者所襲之義也。其言大僕正。不本史遷言國之政者也。則僞者所竄之非義也。釋文云。便。婢緜反。辟。匹亦反。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襄四年左傳云。於虞人之箴曰。敢告僕夫。蓋明僕臣之宜正也。孟子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詩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蕩云。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此其所襲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釋詁云。即尼也。則尼者即而近之也。昵與尼通。昭十六年左傳云。皆昵燕好也。立政云。其勿以憸人。臯陶謨云。臣作朕股肱耳目。釋詁云。迪道也。道與導通。此其所襲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呂刑云。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故言官之疵者。則云。惟貨。遂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此獄貨也。今竄之爲僕貨爾。釋詁云。鰥病也。瘝與鰥通。桓二年左傳云。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釋詁云。時是也。祇敬也。辟君也。辜辠也。辠古罪字。此其所襲也。康誥云。瘝厥君。今襲其爲文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堯典言舜命官而終之云。欽哉。釋詁。弼輔義同。釋詁云。彝常也。憲灋也。此其所襲也。

附錄

僞逸文

凡僞逸文無篇名者二條。有篇名者一條。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此宋書禮志稱高堂隆所引書文也。蓋隆在曹魏時議改朔，則稱書曰而引焉。今攷太平御覽引尚書中候考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此書緯考河命文也。釋詁云。欽，敬也。翼敬義同。釋詁云，皇，君也。或曰，彼以爲舜之爲君。恭己南面。君敬其可象也。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舜始即眞。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也。蓋皇作黃。政作正。則此爲書緯文。無疑矣。漢書杜欽傳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此易緯通卦驗文也。而所引稱易焉。則中候此文。必有所引稱書者。今隆遂竄之爲書文爾。宋志稱隆此議所引者

而詳之也。有稱易通卦驗曰者。有稱詩推度災曰者。有稱春秋元命苞曰者。皆緯文也。惟此不稱緯而稱書焉。非隆故竄之。以符魏託禪讓而改朔者乎。則僞也。蓋改朔者三正行焉。堯舜禹之禪讓。無改朔也。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此與堯典仲夏之星火同。論語言夏時而不稱唐虞者。猶其言夏禮而不稱唐虞也。以堯舜禹之禪讓而道同也。故據經則舜無改朔者。而緯則有之。不其妄邪。鄭堯典注云。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亦惑於詩緯推度災文也。詳堯典篇夫三正之尙。寅正尙黑。丑正尙白。子正尙赤。如舜正建子。是尙赤非尙黃矣。何以言建黃授正乎。三國志言魏靑龍五年。山茌縣黃龍見。於是改寅正爲丑正服色尙

黃。因而誣舜故也。緜是言之。凡緯文。皆託爲孔子之書。皆僞也。所謂欽翼皇象者。書緯之本文也。所謂建皇授政改朔者。高堂隆以獻媚當時而竄之也。所謂建黃授正改朔者。皇甫謐以傅會前人而竄之也。其異文也。皆僞而又僞者也。江氏云。建皇者。所謂建用皇極也。蓋江氏信此逸文而釋之也。非也。其本文。言皇不言極也。或曰。彼以爲禪讓而建立之爲君也。故授政焉。

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

此太平御覽所引書文也。蓋宋李昉等纂脩御覽。則稱尚書逸篇而引焉。諸侯。或作諸使。文之形近而譌也。緜今改之。宋太平御覽原於北齊修文御覽者也。其得引此文。殆

漢之僞尙書雜存於類書中者歟。孟子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是堯雖讓舜。而舜猶欲丹朱之繼位也。舜之心豈以丹朱爲不肖哉。丹朱之不肖。自舜言之。則不敬其君之子也。是篡也。自堯言之。則知子之明也。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漢書律厤志云。唐帝讓天下于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然則使丹朱爲諸侯者堯也。非舜也。堯以丹朱爲不肖也。今尙書逸篇所言者。則僞也。江氏采之。疑爲舜典之文。失之矣。

周書

嘉禾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此漢書王莽傳所引嘉禾文也。蓋莽羣臣上書。則稱書逸嘉禾篇而引焉。遂說之云。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其說可乎。繇今攷之。此僞逸文爾。逸古文十六篇。無嘉禾也。書疏引鄭云。嘉禾亡。孫氏謂此所引嘉禾文。則亡書之殘文僅存者。王氏說同。非也。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蓋東者。東征之所也。史記所謂以歸周公于兵所也。旅。陳也。周公在東。而旅天子之命歟。則東無先王之廟也。此與洛誥言以秬鬯二卣命曰明禋者。其禮不同。安見周公奉鬯立于阼階乎。周公歸自東。而旅天子之命歟。則周公考文王。而無私家之廟也。至先王之廟。奉鬯立

于阼階者。王禮也。此與顧命言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者。其禮不同。又安見周公奉鬯立于阼階乎。江氏云。東征之時。爲壇壝宮以象廟。此江氏据周官掌舍言之也。是天子之事也。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此記禮者之妄也。江氏以言此文。是言周公居攝而稱之也。宜其用天子禮而爲壇壝宮矣。釋詁云。假升也。江氏云。言公升王位。是誣也。或曰。假古通格。正也。商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蒞臨也。今謂格王臨政也。此周公贊于王者也。然格王云者。祖己自言也。豈贊于王乎。周公贊于王而自言格王。非人臣進言之體也。且周公贊于王。則亦如顧命之奉同可矣。奉鬯奚爲者。緜是言之。其曰逸嘉禾篇。則

僞也。蓋莽之臣僞之也。以假王莽爲稱假皇帝之徵也。詩靈臺疏引尸子云。周公假爲天子。韓非子同。此僞者之所繇也。莽好符瑞。故託於嘉禾。而曰勤和天下。蓋禾者和也。凡禮自後而詔之進者。則稱曰延。今僞者襲焉。段氏云此蓋取諸張霸百兩篇者。亦非也。張霸之書。漢書所謂以中書校之非是者。則當時皆知其僞矣。此莽之臣必不取之也。夫嘉禾旣逸古文所無者。今僞逸嘉禾。數言而已。彼以爲得諸壁本之殘。則其僞也。豈難哉。後漢書儒林傳序云。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則王莽時可知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末下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